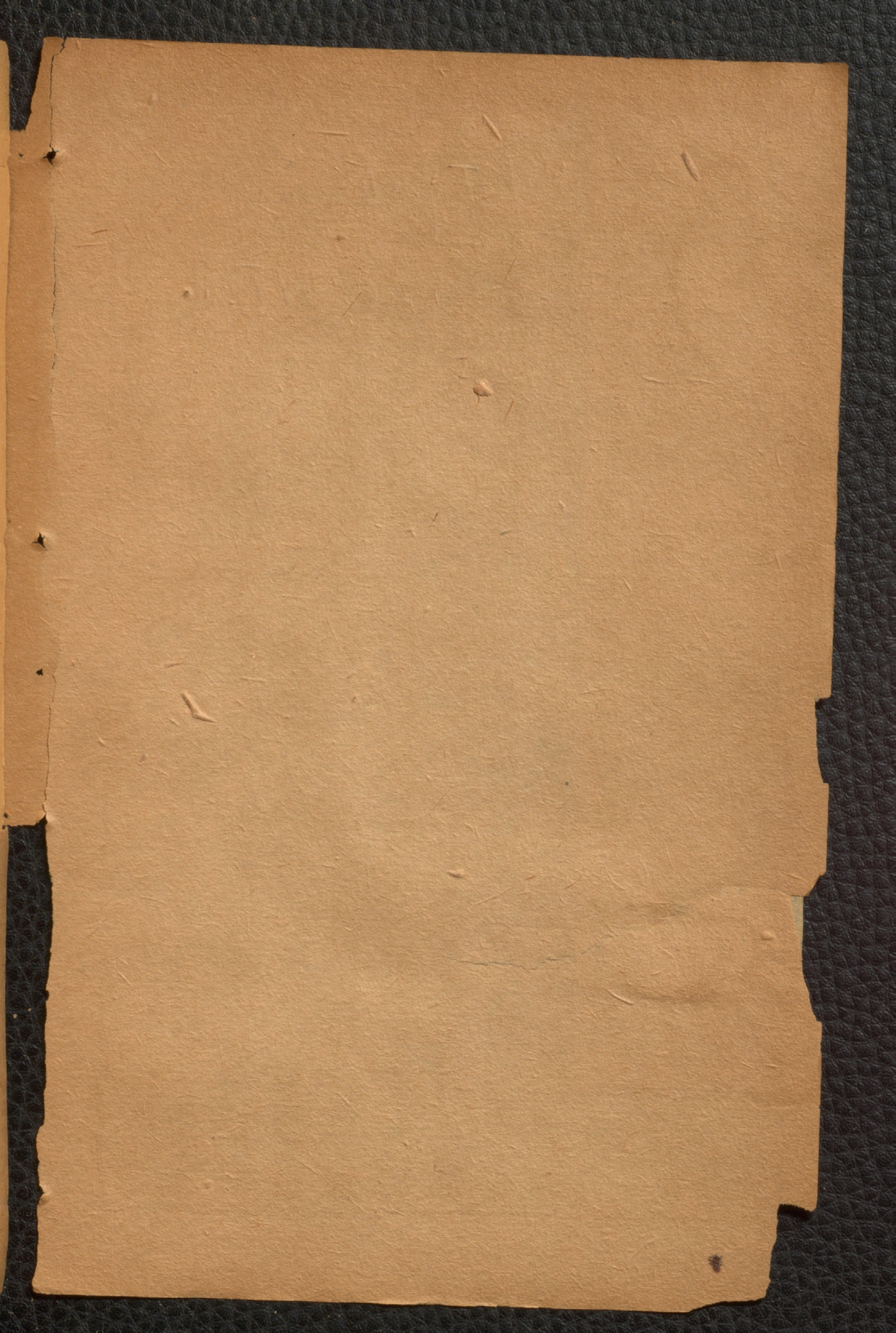
醫書十二種

2



四明高鼓峯先生醫家心法序

浙中精于醫學者有二高子居錢唐者曰士宗先生居四明者曰鼓峯先生余志學時慕士宗先生之名欲受業其門迫于貧不果每得其著述不厭研究以爲私淑之益洎後聞鼓峯先生所言多奇論治病多奇中則又心竊願見之而不獲一晤其人以爲恨乙巳春越溪王謙中來爲余言鼓峯醫術當代少有出其右者且以其所著醫家心法示余余深喜數十年景企之私一旦得讀其書不啻見其人何快如之及披閱終編見其用心似欲出前人意表而修辭不免紕繆于軒岐仲景心竊異之鼓峯之奇乃如是歟何所見與所聞之不同也夫天下之理莫不本于正何有于奇意主于奇則索隱行怪而惑世欺人之言出未有不悖聖賢之道者讀鼓峯之書而想其平日之所言所行時出于奇者亦約略可見較之士宗之持身整飭應事周慎而其著述典而可則者不相徑庭歟不揣鄙陋就其書中有不合于軒岐正義者妄爲糾正爰以濟世之心切也鼓峯而心存乎濟世者諒不以予言爲吹索也夫

雍正三年歲次乙巳嘉平既望錢塘胡珏念菴氏識

醫家心法目錄

醫家心法

四明高鼓峯著　　武林胡珏念菴評

診法

治病之要。在臨證時。先察其內外、藏府、經絡、新久、虛實、痰食、血氣。纔以脈合之。如證與脈合。或正治。或從治可也。有證與脈不合者。則當審其輕重。辨其眞假。或舍證從脈。或舍脈從證以治之。復有證與時不合者。或舍證從時。或舍時從證以治之。證、脈、時、三者須互相參考。　內經之法。大要在察色。按脈。審時、辨證、驗陰陽之多寡。識寒熱之眞假。分別藏府雌雄。端理經絡浮沉。神機之有出有入。氣化之或升或降。須皆參互詳察。體認既確。則神明可通矣。

何謂內因。七情也。喜怒憂思悲恐驚也。七情之病。起于藏、七情過極、必生拂鬱、病從內起、拂鬱之脈、大抵多弦濇凝滯、其來也必不能緩、其去也必不肯遲、先有一種似數非數躁動之象、細體認之、爲無焰之火、也、是無韻之音也、是往來不圓滑也、此爲鬱脈、法當疎之發之、如火在下、而以濕草蓋之、則悶而不舒、必至燒乾而自盡、故疎之發之、使火氣透、則反可以自存、何也、鬱是氣抑、鬱則氣不透、不透則熱、熱則爲火、矣、古方疎發、以越鞠丸爲主、嚴用和以逍遙散代之、如單得鬱脈、上二方是也、如鬱而血爲火逼、變成燥

證疎肝益腎湯從水生木左歸飲重加歸芍或不清乃加丹皮山梔黃芩以清肝膽二經所謂夫婦並治也　拂鬱二字烏能概得七情惟五運可以言鬱若七情不專主鬱內經九氣論言之詳矣

何謂外言六淫也風寒暑濕燥火是也六淫之邪或從皮毛而傳絡從絡傳經從經傳府傳臟是也亦有竟感于絡竟感于經者六淫所感必生拂鬱病從外入故必皮毛先閉外束其所感之邪而蒸蒸發熱也法當疎之發之是也大抵脈浮或洪或大或緊而必數者也是燎原之火也是擊撞之聲也是往來不肯沉靜而出于皮膚之外也亦謂之鬱脈是外鬱也疎之發之不愈則霜雪以壓之古方麻黃桂枝白虎承氣等劑是也此眞外感也易之以羌活沖和者亦眞外感也有內傷似外感者此火不可發散也散之則亡陽不可霜雪以壓之壓之則火滅初起以小柴胡湯加減調之可也逍遙散加生地合生脈飲加黃芩之類以滋腎所宜滋水可也重則六味飲加歸芍合生脈可也蓋非水無以救火也非有根之水無以救離根之火也　六氣之在兩間動潤蒸乾舉大地以生化萬物乃天之正氣也若本是淫氣則何能生長化收藏乎惟是過則爲害害則爲淫亦緣人之六氣有縱感而爲病因名之曰六淫今人遂以六氣稱六淫猶舍本而言末認主以作賊弗思甚矣○六氣之感惟風寒能鬱皮毛腠理之間若本及爲標即不可以言鬱且風則腠理發泄又善行而數變亦不得爲鬱至若火與濕乃五運之鬱非關六氣

也。內傷似外感。無庸散發。不可涼遏。所論甚正。至用小柴胡逍遙。則其理又非。蓋內傷非勞倦卽房室。非飢飽失宜。卽憂思過度。當須溫補或從溫化。所謂勞者溫之。損者溫之。是也。若用此二方。鮮有不拔其根而壞其眞者也。

何謂藏府。有從府遷藏者。有從藏遷府者。如陽明傷食。則氣阻而脾不能運化。其病遷于脾。初起法當先消食。食消則氣通而脾運矣。或久之則脾病益深。必先救脾。何也。府尚可病。藏不堪久病也。府主氣。氣無形。無形治之以無形易也。藏主血。血有形。有形者亦須假無形以治之。而後能有形。故難也。傳曰。無形之氣易補。有形之血難償。此之謂也。消食者。保和枳朮等類是也。然不可過于消。經曰。大積大聚。皆可犯也。衰其半而已。如過於消。則氣衰矣。消之不得其法。或不及。則食積而生熱。熱則脾病。當用參朮加五味異功散六君子湯。或加枳桔以開提健運。再佐以芩連以消其積熱。此藏府相救緩急之法也。各藏府可類推之。　六府主傳化物。以氣言則可。五藏主藏神志。以血言則不可。○藏主藏神。府主傳物。故藏主無形。而府主有形。有形者氣化行而易愈。無形者神志傷而難全。故經云。藏不可傷。藏傷則失守而陰虛。故不易治也。若專言藏主血。爲有形。未免牽強其說。蓋入胃之水穀。傳之於肺。而流溢奉心之氣而化赤。由腎之衝脈而布散。外而充膚熱肉。內而蓄藏於肝。至於周身經隧之血。又總統於脾。所謂脾藏營而

胃主血也如此則血之生始出入皆五藏之氣化流行而所主專在脾胃不可以府主氣而藏主血分屬也分屬之論初看似若出人意表細疏其理則非○積久生熱間亦有之脾病温補得其要矣配以枳桔亦屬兩歧必以爲熱而佐以芩連固矣哉先生之爲論也甯不知始爲熱中末傳寒中乎

何謂經絡經者如江河之經地其筋脈生於肉中絡者如藤之絡石其筋脈生於皮裏肉外經筋屬五藏絡筋屬六府屬五藏者以血藥補之以行經藥通之補之者歸芍熟地是也通之者川芎秦艽沒藥乳香是也屬六府者以氣藥補之以走絡藥通之補之者參耆白朮是也通之者羌活柴胡葛根是也然又要看其病之深淺而彼此相通不可執一也　內經以經屬陰而絡屬陽未嘗以經屬藏而絡屬府也以三陰三陽論之則經脈亦有陽以陰絡傷陽絡傷論之則絡脈亦有陰至謂絡脈如藤之絡石則所言者乃外絡孫絡而遺却內絡大絡矣論欲出奇反悖於理

何謂新久有內傷之新有外感之新有內傷之久有外感之久內傷之新補之當早外感之新散之戒重如補之遲遷延成弱矣散之重變成他證矣內傷之久補之當峻當速外感之久散之不可峻不可猛不可速何也人之元氣有限病久必傷元氣若再攻之元氣竭矣眞陰亡矣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又曰粗工洶洶以爲可攻此之謂也　內傷外感揆輕重而治得其宜何論新久設內傷久而胃氣大虛不勝

重劑用峻用速反致其變外感新而邪氣方熾緩則如焚如溺可不乘其元氣未漓而急攻盡劑乎。有畏縮必受其弊又今之外感挾內傷者多卽輕散亦須斟酌。

何謂虛實有陰虛有陽虛有先天之陰陽虛何謂陰虛血虛也何謂陽虛氣虛也血虛者補其血四物湯之類是也氣虛者補其氣補中益氣湯之類是也先天之陰虛六味左歸之類是也先天之陽虛八味還少虎潛右歸之類是也有攻伐太過之陽虛如用寒涼而致陽遏不升當用參耆朮以溫之甚者薑桂以助之又甚者八味右歸從其原以救之有攻伐太過之陰虛如用發散而致津液乾枯當用歸芍熟地以滋之枸杞龜鹿阿膠粘膩之物以塡之是也　以陰陽爲氣血是矣以先天之陰陽貼有形之氣血則非是蓋先天之陰陽乃常先身生之精與所稟賦之眞屬無形之太極者也若以後天之氣血混同立論則粗矣。

何謂食膏粱煿炙酒酪湩乳能生火以傷胃之陰傷陰者救之四物以養血佐之芩連梔柏以淸火浮瓜沉李冷水寒冰能滅火而傷胃之陽傷陽者救之理中以養氣佐之桂附豆蔻以生火至于飢飽失時中氣受傷當補而兼運六君子湯加枳實桔梗之類運而提之　內經只言胃陽而不言胃陰蓋胃陽乃中土充和之氣藏府氣血榮衛經絡周身無一不取給焉故不可傷也今創言胃陰殊屬臆見究竟遵古

說脾陰爲理正。

何謂痰。有食積之痰。有中虛之痰。有水泛水沸所爲之痰。食積之痰。消其積則痰自除。保和太安枳朮之類。虛者六君子之類。中虛之痰。或脾虛不運。或胃虛不容。脾虛不運則積。六君子加白豆蔻神麯是也。胃虛不容則聚。六君子加砂仁神麯是也。水泛爲痰。土虛不能攝水也。其痰濃而白。補中益氣加半夏木香白豆蔻是也。水沸爲痰。其痰白如沫。吐出時如蟹沫。少頃變爲稠粘之水矣。此腎水不足。不能制火。火緊而沸也。六味丸主之。　陰虛水泛。中胃未傷。而脈數者。可作腎虛火緊而用六味。若眞火不足。土乏生原。脾溏胃弱者。乃脾敗而津不攝。非水沸也。重劑固補。可以救持。如用六味。必擠于危。

何謂血。凡六淫七情之病。皆有因。死血蓄積於藏府。而成者。其證見於外。或似外感。或似內傷。醫者多以見證治之。鮮不謬矣。大凡死血在內。其脈必濇滯。其出於皮膚也。必不滿。其入於筋骨也。必不完。其形大都如線塗生漆。不能充潤之狀。醫者遇此病。多以痰食求之。而於死血多不知察。故備言之。　此證察識頗難。治亦不易。攻補溫潤。只在毫釐之辨耳。慧心者於脈證形色上互相參證。則亦難遁其情矣。

何謂證與脈合。與脈不合。有外感之脈證。有內傷之脈證。外感者。翕翕發熱。或蒸蒸發熱。其脈必洪大浮數。是證與脈合也。如發熱而脈不洪大浮數。是證與脈不合也。傳曰。陽證得陰脈者死。此句是論傷寒。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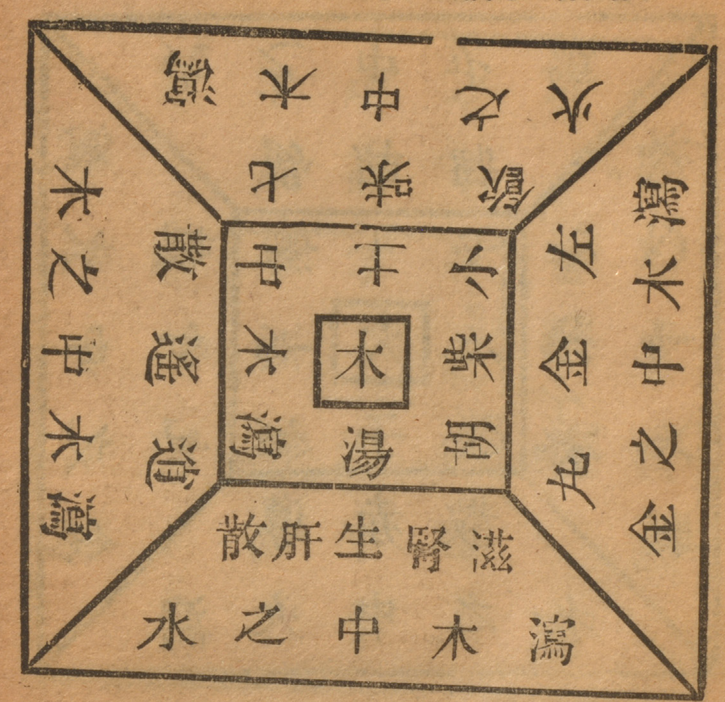
別證不可便以死論此必是火遏也或胃陰不能充拓也或腎水不能化其榮血也則舍證從脈可也火遏者逍遙散加薄荷生地以發之或加丹皮山梔屈曲下行以通之胃陰不能充拓者四物湯重加熟地枸杞人參麥冬五味以滋之腎水不能化營血者六味左歸以補之如內傷而外不發熱其脈當靜反洪大浮躁而數是證與脈不合也傳曰陰證得陽脈者生此句亦是論傷寒若別證又不可便許爲生此是陰亡也或陽明有食與火也或腎虛不能納氣也或過服烏附而下焦津液枯竭也又有一種重按有力却不弦從肌肉滲開脈與肉無界限此近於浮洪豁大也總是陰之象也陰亡也如陰亡分先後天以救其陰有食與火者健運兼清涼也腎虛不能納氣者六味都氣是也過服烏附者六味加知柏是也脈與肉無界限者六味加歸芍杞子棗仁合生脈也凡證皆有合有不合舉此一端可以引伸觸類矣 傷寒之外所謂別證者卽時行感冒以及勞倦內傷諸證是也發熱而得標陽反得裏陰之脈是機神不能浮合於外也陽氣不得內接於陰也斯時到手卽溫無庸顧慮以爲火遏而用逍遙等劑名雖發越其實涼降是下井而投之以石矣吾怪世醫拋棄可憑之脈專習無根之論捨大道而不求惟從俗以自逞病家信其膚詞稱其穩當以爲解鬱退熱切中病情朝斯夕斯日復一日而不知潛撥其本暗損其眞以至變爲無可挽回之證皆由此等之說誤之也

何謂證與時不合譬之夏月惡熱而躁不當用辛熱矣然却是無根之火狂越於外非人參桂附八味無以反飛越之孤陽傳曰桂附清蒸熱是也此舍時從證之謂也又如冬月畏寒怕冷必當用辛熱矣然却是火鬱於中火鬱生風衝突元氣氣從火散故凛凛畏寒或辛甘以發之或芩連承氣以通之則火透而寒冷除矣傳曰硝黃解戰寒是也此亦舍時從證之謂也夏月用涼藥冬月用熱藥互看　桂附消蒸硝黃解戰無本杜撰之言不知出於何典此條所論本是正理贅此二語反覺有畫蛇添足之病

二十五法方

五五二十五方之機軸出於張景岳五陰煎五柴胡飲其用藥法象較穩不似十方之私心擬議不可爲訓也然綱闕之尙未能該括亦未能的確不移後起者當爲補正始成完備

足厥陰肝足少陽膽木主病變見五證用藥之法



肝與膽自病爲正邪。用逍遙散。瀉木中之木。

肝之心病爲實邪。用七味飲。瀉木中之火。

肝之脾病爲微邪。用小柴胡湯。瀉木中之土。

肝之肺病爲賊邪。用左金丸。瀉木中之金。

肝之腎病爲虛邪。用滋腎生肝散。瀉木中之水。

手少陰心手太陽小腸火主病變見五證用藥之法



心小腸自病爲正邪。用歸脾湯。瀉火中之火。

心之脾病爲實邪。用遠志飲子。瀉火中之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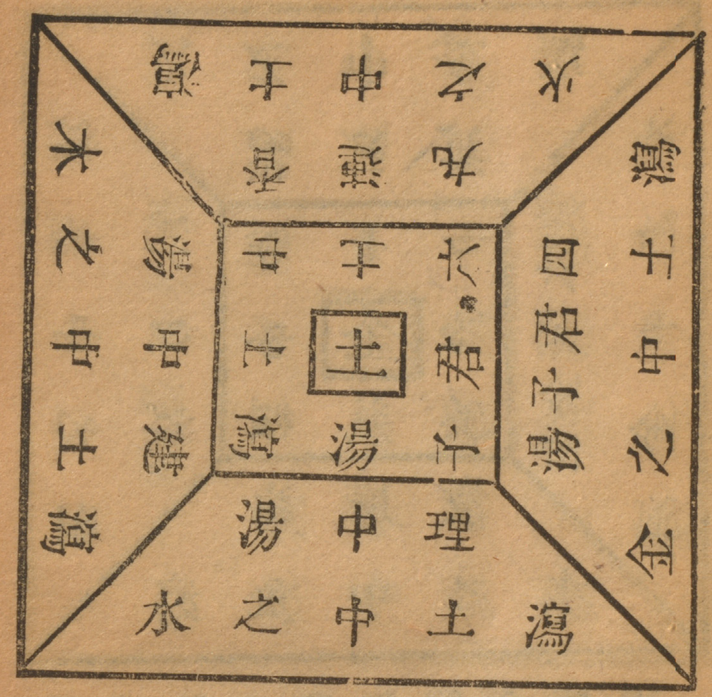
心之肺病爲微邪。用龍骨丸。瀉火中之金。

心之腎病爲賊邪。用導赤散。瀉火中之水。

心之肝病爲虛邪。用養榮湯。瀉火中之木。

心包絡三焦附

足太陰脾足陽明胃土主病變見五證用藥之法



脾與胃自病爲正邪。用六君子湯。瀉土中之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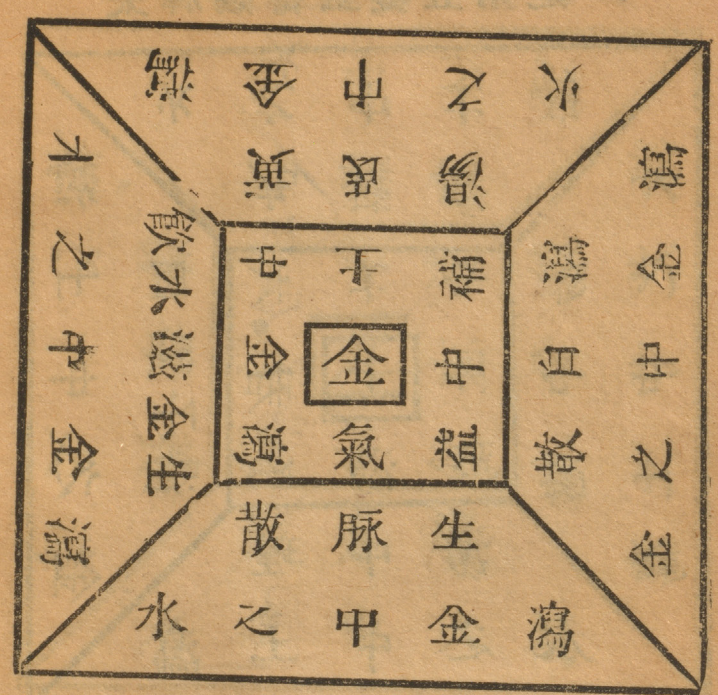
脾之肺病爲實邪。用四君子湯。瀉土中之金。

脾之腎病爲微邪。用理中湯瀉土中之水。

脾之肝病爲賊邪。用建中湯瀉土中之木。

脾之心病爲虛邪。用香連丸。瀉土中之火。

手太陰肺手陽明大腸金主病變見五證用藥之法



肺大腸自病爲正邪。用瀉白散。瀉金中之金。

肺之腎病爲實邪。用生脈散。瀉金中之水。

肺之肝病爲微邪。用生金滋水飲。瀉金中之木。

肺之心病爲賊邪。用黃耆湯。瀉金中之火。

肺之脾病爲虛邪。用補中益氣湯。瀉金中之土。

足少陰腎足太陽膀胱水主病變見五證用藥之法

水

瀉水中之金　左歸飲

瀉水中之水　六味飲

瀉水中之木　疏肝益腎湯

瀉水中之火　八味丸

右歸飲瀉水中之土

腎膀胱自病爲正邪。用六味飲。瀉水中之水。

腎之肝病爲實邪。用疏肝益腎湯。瀉水中之木。

腎之心病爲微邪。用八味丸。瀉水中之火。

腎之脾病爲賊邪。用右歸飲。瀉水中之土。

腎之肺病爲虛邪。用左歸飲。瀉水中之金。

命門附

木中之木　逍遙散　治肝膽二經鬱火以致脇痛頭眩或胃脘當心而痛或肩背絆痛或時眼赤痛連及太陽無論六經傷寒但見陽證悉用此方或婦人鬱怒傷肝致血妄行赤白淫閉砂淋崩濁等證俱宜此方加減治之易曰風以散之此方是也　蓋

柴胡　白朮　茯苓各一錢　當歸　白芍各錢半　炙甘草三分　薑棗引　右方加丹皮山梔各一錢　一名加味逍遙散○去丹皮山梔加吳茱萸黃連同炒名左金逍遙散○加龍膽草三錢亦名逍遙散○加生地或熟地三錢名黑逍遙散　木中之木是本藏風動之邪也其證來多夾雜氣血陰陽皆有是證此方論尙膚淺不切當另補正

木中之火　七味飲　治肝經氣虛筋無所養變爲寒證以致筋骨疼痛脚軟嬾行并傷寒服涼藥過多木中無火手足牽引肝經血虛以致火燥筋攣變爲結核瘰癧等證經曰辛以潤之此方是也

熟地　山藥　山萸肉　丹皮　茯苓　澤瀉　肉桂　木中之火木中生養之氣若在五邪爲實治有別法非火實諸證當舒達其木也火虛諸證亦恐非宜

木中之土　小柴胡湯　治少陽膽經傷寒之證凡耳聾脇痛口渴目赤及夏秋六經瘧疾俱當用此方

人參　黃芩　柴胡　半夏各一錢　炙甘草三分　右方加丹皮山梔各一錢　一名加味小柴胡湯　木中之土

乃木虛其位。而土反侮之。亦名橫。欲于木中瀉土。別有證治。苟能散精而淫氣。其內助之功不小矣。

木中之金　左金丸　治肝經鬱火。酒濕發黃。胸脇痛不可忍。每食吞酸如醋。浸心嘈出于口。齒不可合。

吳茱萸一兩　黃連六兩　木中之金。是金來逆凌也。爲賊邪。亦曰縱。所引方論俱不合。

木中之水　滋腎生肝散　治肝火鬱于胃中。以致倦怠嗜臥。飲食不思。口燥咽乾。及內虛小便自遺。頻數無度。凡傷寒後。熱已退而見口渴者用之。

熟地　山藥　山萸肉　丹皮　茯苓　澤瀉以上分兩照六味古方減用　柴胡　當歸　白朮各一錢　五味子五分炙　甘草三分　木中之水。是母來乘子也。爲順。名虛邪。水寒上乘。當別有方證。

火中之火　歸脾湯　治心火衰微。不能生土。以致土困金敗。外見欬嗽吐痰。寒熱往來。盜汗。急以此方。去木香。加白芍治之。凡見脾胃衰弱。飲食不思。大便泄瀉。總由君火不明所致。此補本法也。凡各種虛證。補中益氣湯所不能效者。投以此方。余嘗以此方加酒炒白芍北五味子以斂心神。奏效更神也。

人參　白朮　茯神各錢半　黃耆炙　當歸各二錢　棗仁一錢炒　遠志錢半蜜炙　木香五分磨　甘草三分炙　龍眼　黑棗各三枚　生薑三片　右方加丹皮山梔。名加味歸脾湯。　火中之火。爍石流金矣。涼颸一扇。大暑西流。而作解。若威福過甚。甯不畏在下者起而承之乎。

火中之土　遠志飲子　治風入大腸傳爲風痢膿血並見但裏急後重而腹不痛者。此方主之。

遠志一錢　白朮錢半　黃耆　當歸各二錢　防風六分　炙甘草五分　或加桔梗

火中之土。乃母虛而子反乘之。逆道也。在五邪爲實。實者瀉之。當別有方法

火中之金　龍骨丸　治腎氣不足。不能上交心火者。此方最宜。

龍骨煅　茯苓酒洗去鱗膜　補骨脂鹽水炒一二　蠶沙各二兩二錢　五味子一兩　右各爲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

火中之金。是妻來乘夫。寡畏而司晨也。三綱紊而可無法以治之乎。

火中之水　導赤散　治心火亢盛。小腸鬱結。不能通利。此方主之。白濁沙淋等證。合逍遙散。

生地　甘草梢　竹葉一本作生地木通黃芩三味與北方異又黃芩下有或用黃連或用甘草八字注

火中之水。洪濤泛溢天下。憂其溺矣。甯不思敷土之禹功乎。

火中之木　養榮湯　凡屬大虛證。勿論其脈與證。但服此方。其病悉退。此十全大補湯對子也。十全大補但分氣血。此則五藏皆補。無乎不到。虛寒極者。予嘗加附子以治之。三陰瘧一本作陰虛更妙。較古方小異。

人參　當歸各三錢　白朮　白芍　黃耆　茯苓各二錢　陳皮　遠志肉　棗仁炒研　肉桂各錢半　熟地五錢　五味

子　炙甘草各五分　薑棗　火中之木爲母來乘子抱薪救火也在五邪爲虛在病爲風熱在中見爲兩火相煽沿燒林木矣當別有方法

土中之土　六君子湯　治脾胃氣虛飲食不運致成痰癖不時欬嗽或胃氣虛寒勳成嘔惡凡虛損及諸病後痢後俱當以此方調之

人參　白朮　茯苓　炙甘草　陳皮　半夏　土中之土是太過而敦阜也物不可以終盛皆行奪法以泄之

土中之金　四君子湯　治脾胃氣虛飲食不進洩痢虛飽此方最良

人參　白朮　茯苓　炙甘草　土中之金母力不能庇子而子反侵損其母非道也津液暗受其耗剝膚之憂難免

土中之水　理中湯　治虛寒胃痛嘔吐不止泄瀉完穀不化此太陰陽明兩經藥也

人參　炙甘草　乾薑炮各二錢　白朮炒四錢　右方加附子名附子理中湯治法同　土中之水濫勢下移橫逆之加理所必有苟奠定之法施之於早而不俾下民昏墊詰矣

土中之木　建中湯　治肝虛不能生火以致火不能生土用芍藥之酸甘草之甘此甲己化土也再加

肉桂。補肝之子。益土之母。以培其生化之原。凡脾胃不和、飲食不進、其外見證、兩脇寒痛、泄痢、小腹痛、此方主之、

白芍三錢酒炒 甘草一錢炙 肉桂八分　右方加黃耆、名黃耆建中湯、　土中之木。是土虛。而木來。乘之。夫臨妻位。謂之縱。在五邪謂之賊。賊者害也。夫婦和諧。家道可成。若怒而相夷。室內其能安妥乎。

土中之火　香連丸　治脾胃兩經濕火、傳變大腸泄痢無度、裏急後重、

黃連一兩 木香四錢八分不宜見火　土中之火。母臨子位。順象也。然過於炎蒸。未免熯其乾矣。耗。津。竭。液。將。成。頑。土。設法以救之。其可緩乎。

金中之金　瀉白散　凡屬肺熱欬嗽、當用此加減之、

桑皮蜜炙 地骨皮各一兩 甘草炙五分　嗽多、加桔梗百合、痰多、加貝母、口渴、加知母、有食、加枳實、　此金自病。名曰正邪。當另有證候。云有食加枳實。此語更夾雜。

金中之水　生脈散　治暑傷元氣、汗出過多、倦怠嗜臥、此方主之、如有虛熱口渴、不思飲食、輕則合四君。重則合補中益氣、

人參　麥門冬各一錢　五味子七粒　右方如無人參、以枸杞代之、　金中之水。是子來犯母。謂之逆。其證

與方不應如是當另補正〇此方是金中生水也不可云金中之水又人參功力亦非枸杞可代

金中之木　生金滋水飲　凡傷寒熱退後有易補之陰有難動之陽皆當以此養之其見證或汗後煩躁未除口渴微熱大便艱澀小便短赤即是又有一種少陽陽明證手足腫痛此是火燥生風風淫末疾不必俟其汗後亦用此方兼針手足要穴（一本改兼針手足要穴六字作加柴芩與之五字）無不效者

人參　麥冬各半錢　歸身二錢　白芍　生地各三錢　白朮生用　丹皮各一錢　甘草三分　薑引　一方有桑皮　金中之木是木臨于金位也木臨金名曰橫當別有證候

金中之火　黃耆湯　凡肺氣大虛腠理不固寒證至矣或小腹隱痛大便不實小便頻數無度終夜不寐盜汗不止命門虛衰精滑夢遺此方通治之其自汗盜汗尤爲緊要

黃耆炙　當歸各三錢　棗仁炒　白朮各二錢　遠志蜜炙一錢　補骨脂鹽水炒八分　薑棗引　金中之火是火來鑠金名曰縱此證之來大是危惡治之不及恐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悔

金中之土　補中益氣湯　凡六經內傷外感及暑月勞倦發熱或汗出不止當用本方加白芍一錢痢疾腹痛已除瀉猶不止是脾氣下陷也加酒炒白芍三錢瘧疾發久形體尫羸無論六經皆當加半夏一錢即有外感不過加黃芩一錢凡婦女胎前氣虛以致胎動不安小產崩漏或產後血虛發熱加酒

炒白芍二錢此方凡屬中宮虛損病後失調無不相宜倪氏曰七情內傷脾胃先病治宜補土此方是也

人參　白朮土炒　歸身各一錢　黃耆半錢炙　甘草三分炙　升麻　柴胡各五分俱蜜拌炒　古方有陳皮　金中之土乃母臨子位為順其病別有證治夫尊親饒裕卑幼得以資生若欬者則劇數吐涎沫烏哺誠難矣此方是也

水中之水　六味飲　治腎水不足虛火上炎銷鑠眞陰變為潮熱欬嗽消渴虛勞等證易曰雨以潤之

熟地　山藥　山萸肉　丹皮　茯苓　澤瀉　水中之水乃自受之正邪水冰地坼寒冱極矣當重溫補得生陽一動春氣潛萌矣

水中之木　疏肝益腎湯　凡胃脘痛而大便燥結者肝血虛也此方主之逍遙散所不能愈者此方妙

柴胡一錢　白芍二錢　熟地　山藥　山萸肉　丹皮　茯苓　澤瀉　水中之木乃水中木來賊也其惟腎風或風水乎子來乘母為悖逆無道當另立方治

水中之火　八味丸　凡命門三焦火衰元氣虛憊變為腹痛泄瀉脹滿陽痿精寒不能生子兩膝痠疼脚軟無力眼目昏花悉以此方主之易曰日以暄之此方是也

附子 肉桂 熟地 山藥 山萸肉 丹皮 茯苓 澤瀉 水中之火。非自失其職。而君火橫乘寡于畏也。即眞陰不足。而龍火飛騰逞其烈也。二者方法各異。從補而正之。

水中之土 右歸飲 凡命門虛寒等證、八味丸治之不效者、宜服此方。見證已詳八味丸下、

熟地六兩六錢 山藥 山萸肉 兔絲各二兩二錢 補骨脂 桂心 附子 甘草炙各一兩一錢 北五味八錢八分一本有枸杞杜仲而少兔絲子補骨脂北五味與此少異。 水中之土。乃水虛其位。而土來制之。爲賊邪也。當另立方證、倘得少陰見趺陽則爲戊癸合化。又爲吉兆也。

水中之金 左歸飲 治腎水枯竭。虛火上蒸。脾胃陰土受虧。以致飲食不進。大便燥結。甚至三陽癃閉。將成噎膈。治之以早。無不愈也。余嘗以此方加歸芍、治傷寒舌黑唇焦、大渴引飲、此必服攻伐寒涼之藥過多也、以此方救之、瘧疾而兼燥證、熱重寒輕者。此方更宜。

熟地 枸杞 山藥 山萸肉 茯苓 甘草 水中之金。是母下臨子宮。爲順。名虛邪、寒水燥金爲病。當須溫養方俟補出、五藏之病有五五二十五變本出素問玉機眞藏論謂風寒入舍於肺爲肺痹弗治肺卽傳而行之肝爲肝痹弗治肝傳之脾爲脾風弗治脾傳之腎爲疝瘕弗治腎傳之心爲瘈此舉風之爲病而詳其順傳所勝之次如此舉一氣而其餘五氣可例推矣又素問氣厥論中言五藏六府寒熱相移之病腎移寒於脾爲癰腫少氣脾移寒於肝爲癰腫筋攣肝移寒於心爲狂隔中心移寒於肺爲肺消肺移寒於腎爲涌水脾移熱於肝爲驚衄肝移熱於心則死心移熱於肺爲隔消肝移熱於腎爲柔痓腎移熱於脾爲虛腸澼死不治是又舉寒熱二氣爲病而言其順

逆相移之變如此舉二氣而風暑燥濕之四氣可例推矣至謂邪有虛實賊微正五者之分本於秦越人難經之四十九難五十難二章假令心病由中風得之爲虛邪傷暑得之爲正邪飲食勞倦得之爲實邪傷寒得之爲微邪中濕得之爲賊邪是舉一藏之病而其餘四藏之病可例推矣夫六氣各能爲藏府之病五五二十五變語其常也若盡其變則出於二十有五之外不可終窮蓋以內感七情外緣八事新舊移易正反誤治情形錯雜難以擬議是以上古醫經探微窮奧洞明造化元機詳言病之所由生與其所傳變亦云備矣而初不立方劑詳詔後人其意豈有隱哉良以一定之式不可以應無窮之變焉耳鼓峰選取二十五方以配五藏傳變治法亦是彷彿素問難經中大意將以示後人用藥之徑路非謂二十五方足以治五藏之變證而無所不該也但其所選之某方用以治某藏之變證核其五行生化之理不盡相符念莪議其方論不合殊是至欲另選古方易之而終未得可選以易者則以求其可以分配而確乎不可移易者之誠難也余謂學者當識其分屬之大旨至於審因察脈隨其證而用之分屬此藏變證之方未嘗不可通爲彼藏變證之治若僅識其外之情形而不究其內之機運按式以定方譬之刻舟以求劍欲其得心應手而無舛失也叉烏可得哉

傷寒

未得汗。宜陽脈。忌陰脈。已得汗反是。

傷寒初感入于皮毛玄府鬱塞氣不得舒。無所發泄。故藏府之氣。亦拂鬱而生熱也。其所爲傳裏者。由肌肉傳入也。肌肉之中有所謂脈絡經絡者。皆內達藏府。藏府之氣血。由此而滲潤于肌肉。是即井滎俞經原合之經脈也。故邪氣由皮毛而肌肉。由肌肉而經絡。而傳入藏府。是爲表傳裏也。又素問循經傳者。緣足三陽經從頭走足。以其相並而行。故傳亦易而循經次也。其有越經傳者。是井滎俞經原合互用交錯之處、值一經虛者、邪乘之而還也、此是皮膚之氣血。與藏府之氣血。交會於肘膝之間井滎俞經等循次而行。謂其有互相交錯之處則非也。

素問所言者常也。越經者變也。至于由經絡而藏府。如陽明病目痛惡寒。身熱鼻乾。不得眠。此陽明胃經病也。傷寒書所謂陽明表證也。已後潮熱自汗。譫語發渴。痞滿燥實。大便堅硬者。邪毒傳入胃中。胃必大熱。津液悉燥。胃陰枯而少潤澤之狀。此書中所謂正陽明府病也。舉此而三陽可類推矣。所謂直入陰經者。乃心肝脾肺腎五藏之經。受肅殺嚴寒之氣。由肌肉間之經絡。直逼藏中。或心或肝或脾或肺或腎。冰冷如鐵。氣不能通。便成陰證也。此時急以熱藥。依經通之。漸漸温熱。使藏中熱氣。得通于肌肉間之經絡也。舉此而三陰之證可類推矣。　傷寒一論。千古難詮。未許淺見者妄為饒舌。至欲弄巧出奇于仲景門牆之外。另闢畦徑。則誤而又誤矣。脈絡經絡之說。本于素問。井榮原合之詞。出于靈樞。詳玩本文。自有原委。若牽作傷寒話頭。以欺不學無術之人則可。自有學有識者觀之。則為東扯西拽之游談而已。夫置標本氣化不論。舍太陽大綱不談。扭捏陽明在府在經之分。妄言陰證藏冷如鐵之喻。甯不懼見笑大方之家耶。又謂邪毒入胃。試問毒從何處生來。謂直入陰經。試問陰向那方直入。雜亂無稽之談。予未敢震眩高名。隨聲附和。按人之五藏至有一藏冰冷如鐵則此藏陽氣已亡恐無再生之望亦恐非草根樹皮之藥所能挽回此語出自名震一時之高手甚覺可駭宜急養先生之氣而駁之也

傷寒本證及傳變各證極多。看準繩自知之。此不能備述也。其治法不論四時六經。但見發熱三四日俱

嘗以逍遙散與之、不論四時六經一語謬誤之極後學不可因此致趨徑路 發熱三四日太陽證曾罷否與未罷否又三日有少陽證否四日有太陰證否俱不審察總以逍遙散一方投之望其人人痊愈我斷其必無此理

如兼食者合小柴胡湯如經發表過多者竟用逍遙散加熟地、 發表多者外不傷其陽乎內不損其榮乎中不亡其津液乎概置不問而以逍遙散加熟地與之更覺非理

兼食者面必擁熱通紅氣粗脈必牢實神思昏沉胸前按之必微痛視其微甚用逍遙散加熟地、自四五錢可加至一二兩、 面擁熱而通紅為拂鬱乎為戴陽乎不問其該解該溫亦總以逍遙方重加熟地治傷寒如此之易無怪乎世醫于岐黃之正典多忽而不講也 傷寒發熱必審四時六經至于傳變更有千頭萬緒先賢一一辨晰明徹方法井然豈可以逍遙散小柴胡湯混同施治而欲以概古人許多成法乎且逍遙散乃雜證熱鬱肝脾之劑小柴胡湯乃太陽陷入中土之方焉有不問其陰陽表裏虛實久新而統括以治者能必其一一皆合乎既有不合能保其必不變為敗證而陷人于死乎予謂人苟未能詳辯傷寒許多傳變、只可緘口不言言則必誤若更著書立說流傳世上貽誤後生殺人不少戒之慎之、

如發熱至九日十日外、舌必黑、脈必洪數無倫、竟用人參一兩、熟地一二兩、救之、甚者加煨薑三片、如經

攻裏多者、輕則四君子湯加歸芍、或補中益氣湯大劑與之、甚者急用人參一兩、附子三錢、煨薑三片、以發其汗、然後仍用四君子湯加歸芍調理、

凡十一二月傷寒。或從畏寒而起者。此卽感也。屬表證、前胡湯主之、二劑後不應、亦當以小柴胡湯、加桔枳與之、如二劑後再不應、仍用逍遙散繼之、無不愈也、

前胡湯

前胡　柴胡　蘇葉　半夏　桔梗各二錢　陳皮一錢　白芷八分　甘草三分　薑棗爲引　有食加枳實。定此方以教後學傳後世、是乃誤人躭擱時日也、夫邪在皮表、可擬麻黃、邪在肌腠、不妨陽旦、因病治病、不終劑而解矣。卽有餘邪、再商別法、況初感邪未陷入、何必柴胡樞轉、設或根氣虛人、未有不撥其本源、而致虛陽浮越者、諺云開口奶要吃得好、不然誤到底也、

凡發熱、覺脇痛耳聾口乾舌黑、此屬邪熱不清也、逍遙散、加山梔丹皮生地黃連、二三劑、如不應、卽屬火燥、疎肝益腎湯、或歸脾湯、加柴胡芍藥、有熱甚而痛及頭目手足自覺腫起、此火燥生風、風淫末疾也、滋腎清肝飲、加熟地一倍爲主、禁用寒涼藥、　發熱脇痛耳聾口乾舌黑、固屬邪熱不清、內中亦有屬虛證者。不可不知、者脈見弦大、或空數、或微小而急疾、乃是大虛證、法當重劑溫補、若一例作邪熱治之、必

至敗壞。　想其平日以逍遙散小柴胡湯用之得手。故教人亦不論虛實。總以此二方爲先務。不知用此二方以治傷寒。雖似穩當。實倚殺機。世人不覺其誤。信手亂用。受其害者甚多。且發熱證中屬虛者不少。非飢飽勞倦。即房室憂焦。若犯斯證。開手即當温補。温補未效。即用大温大補。病者篤信醫者有恒。自然陰陽和而榮衛調。沛然作解矣。若以逍遙散。入梔連等滋陰涼降之品。二三劑不效。遂致脫陷者有矣。知其將至脫陷。然後改用温平。遷延時日。亦多變成敗證。至于不救。

凡大便硬者。除合仲景痞滿燥實堅證。方可用承氣湯。然世甚少太陽證。今治傷寒用前法。尚有痞滿燥實堅證乎。　余嘗疑鼓峯先生未曾細觀仲景之書。故所論多支離。痞滿燥實堅之說。乃陶節菴無根之談。今以爲仲景之論。非其一證乎。

且勿論其是太陽非眞太陽。如遇粗工。發表攻裏過當。以致眞陰耗竭。燥結不出者。一味養氣補陰。宿物自下。須安慰病人。勿急于攻下。守至數日。自可奏效也。

或有一種不行便而能食者。推陳致新。倉庫盈溢。自能通利。不便無憂。有不便而不能食者。粗工必主便則邪去而腸清。纔能思食。余獨曰不然。必須先養胃以助正。去邪。如養未到。邪不即去。不食不妨也。　養氣助正。俟其自便。是最穩法。

凡傷寒復發世皆作有餘證治必曰因食而起殊不知有餘不盡之毒留滯陽明胃經也蓋緣戰汗後元氣虧損之甚卽以補陰得汗力只及得七八分便住表既得解便能清爽其不盡者復歸陽明加以一二日之飲食與邪相蒸復騰騰而作熱矣曰治之當何如曰舍補正無由也當此之時大汗一出元氣驟虛飲食入胃生化遲緩于是所留之邪與新入之物合而爲熱如依時師再用攻邪則元氣愈虛熱邪愈熾索然而死矣惟以大劑六君子湯加當歸投之縱有病愈增而熱愈甚者乃是邪與食爲元氣所攻發將出之候也守不過三日復戰而汗解矣若用芩連退邪枳朴消食必死無疑或曰汗至七八分而餘邪何以復歸陽明曰胃主肌肉而元氣薄故也如元氣盛者無此病也如流泊肌肉筋骨則爲餘毒治法亦先補正　此段所論俱是正理後學確當遵守其所以有一段入理之言卽闕一段無巴鼻之論不能無雜者良由其說不從軒岐仲景書參出而于節菴準繩中脫化故雖高出時流而不中理之談時一雜見○謂有餘不盡之毒此毒字從王叔和序例中用來蓋以爲發論之奇而不知用字之欠理謂之邪可也何毒之有胃主肌肉四字用在此處未免落空何不云陽明居中土爲萬物之所歸乎

凡直中三陰者理中眞武四逆等方辨證用之　仲景並無直中之名乃是陶節菴撰出貽誤後人至今習成常語牢不可改

如夏月坐涼亭小閣高堂大廈中亦能中寒宜附子理中不可泥于盛夏而禁用熱藥也

戴陽者兩顴淺紅必遊移無定處不盡面通紅或煩躁發狂欲飲水坐臥泥水中此陰盛格陽也大劑八味飲或參附湯人參熟地可用至二三兩附子可用至三五錢如認作白虎證而治之立死

中暑者面部通紅紫脹眼白必黃更以口渴辨之凡中暑口必渴面赤氣粗煩躁狂亂審知陽明的確方可用白虎湯　此數條所論俱是正語後學所當深信不疑

傷寒一法惟太陽證用痲黃湯發表一涉口渴則非太陽證矣緣太陽經絡行身之背故有項强頭痛方是表證餘則與表無涉痲黃發表等藥所當禁忌也潔古之九味羌活湯與雙解散俱可廢而不錄今眞傷寒絕無雖發于嚴寒亦當作內傷治況不發于肅殺之令乎予立五法以治內傷而熱證無餘義矣原汗乃胃中津液也故傷寒書中最要緊關頭在存津液三字至熱鬱于內則津液亡矣何以能助其汗乎

一驗其舌胎白如刺此肺病也生脈散加生地白芍當歸黃耆甘草柴胡黃芩以生金滋水

一舌胎黑滑此腎氣淩心用八味飲黑燥用六味飲以救腎陰

一舌黃胎補中益氣湯加黃芩或黃連以補土生金如有食去黃耆加厚朴白朮不可去且發其汗縱有食不顧也

一舌覺轉動不活、防其卷也、逍遙散加黃芩丹皮生地、以滋水生肝、

一舌鮮紅、此心經病也、六味飲合生脈散、以滋水清火、

凡內傷外感寒熱之分。皆從舌胎顏色爲準。如黑而滑者。乃腎氣凌心。用八味飲、如枯黑不潤澤者、用六味飲、其人必兩顴游紅、一劑戰而汗愈、如白而加黃、黃而加黑、此腎凌脾、須治中宮、如補中益氣之類、腎乃北方元武之色、故屬黑、且火位之下、水氣承之、水來救母、若此時洩火、火無從洩、助子以救母、則仇未有不復者也、亢則害、承乃制、其理昭然、如是灰色、指甲刮下無渣汁者。方是火證。乃芩連之對證也。若腎氣凌心、而用芩連。則舌上現出人字紋、必死。黑而不滑。則腎水枯乾、當急救其陰也、凡烈焰近炙則燔手、漸高則漸冷、緣冷氣乃火還所致、熱病之舌黑、卽此理也、

太陽行身之表、是身之背也、三陰行身之裏、是身之前也、少陽則半表半裏、譬如該補中宮、而邪熱未除、補中益氣湯合小柴胡、以治其少陽、是半表半裏也、自論太陽證用麻黃發表以下八條胡彥卷評本不載世所刊傳己任篇本有之在詳看準繩自知不能備述之下治法不論四時六經之上觀其所謂今眞傷寒絕無雖發於嚴寒亦當作內傷治云云知其所論諸條治法與仲景不同者蓋有由矣彥卷據仲景所論者一一糾繩宜其觸處有礙也此八條內亦有可採故補錄於後所期後學細心研察分別取之

洞徹於中有得於通變化裁之用技也而進乎道矣

中風　脈宜浮遲忌急數

眞中風者、其病不過在經絡、經絡之氣爲風所逐、則氣逆行、氣逆行、則藏府之氣血、不能外達、故多卒然仆倒、不省人事、感之輕者、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及經而止也、類中風者、其風自內出、七情恣縱、六淫外侵、眞陰不守、久之水衰火盛、風從火出、離其故宮、飛揚飄逐、卒然仆倒、故其人兩腎腰胯間、及臍下、必冰冷如鐵、蓋別證必他藏先病、緩緩竄到腎經、惟中風竟是腎經與命門無形之水火自病、故一病竟絕也、當其發病之際、必有一股虛氣、從兩腎中間上夾脊、穿崑崙、過泥丸、直至命門、命門爲三陰三陽結聚處、此股虛氣一衝、三陰三陽之氣、亦突然而散、遂外不省人事、而在內藏府之氣、亦隨之而去矣、藏府之氣既去、故手撒、眼合、遺尿、聲鼾、口開等證、又相隨而來矣、此命門、即素問至陰之根結于命門、乃兩腎之上下左右、各相去一寸、其中間便是、內經七節之旁、中有小心是也、丹家謂之元神、此股虛氣、是即所謂無形之火也、緣無形之水虛、不能守、遂化作冷氣、騰空而去、

眞中風者、小續命湯、其人形體、實無類中風證、而卒然仆倒者、北方有之、江南少見、○類中風者、乃大虛也、其證卒然仆倒、眼合、口角喎斜、手撒、遺尿、大抵見一種、猶可治、數種俱見、不治、尤當急以手按其少腹、冰冷如石者、急當灸氣海、兼用蒸臍法、脈必二三至、闊大虛軟如棉花、急煎人參一二兩、附子一兩、或有生者、俟其勢定、方用人參五錢、黃耆二兩、附子五錢、不數飲之、但覺臍下溫和、手足運動、口眼能動、是矣、

俟飲食如故二便如常大劑補中益氣湯加附子三錢吞八味丸至兩許大抵凡有頭目眩暈眼開即見居室百物如倒轉胸中漾漾惡心欲吐即類中風之漸也治法同上但不必灸藥物足矣 此論頗是正解但好奇過甚未免援引支離夫兩間之理惟在切近使人易知易行足矣不必探幽索隱以鳴高也古所謂中風者眞中類中脫證三者而已大江以南無眞中風其所病者大抵虛風類中耳即有閉證兼見而屬實者不妨略用通關開竅疏氣行痰之劑俾其大勢一定然後審察其證而治之其法大要和其陰陽調其氣血或有兼證隨所現而治之或溫或清或補或散以無失其宜爲貴若無閉證總屬于虛辨別其陰陽而重補之可也通泄之藥概不可投若不審而誤用牛黃蘇合後即治得其法亦不免爲痼疾之人脫證即內經所謂急虛證也五藏敗絕定無生理若見一二證而不遺尿者用先生所言諸法而速救之亦有生者

瘧疾

瘧之爲病非經非絡非藏非府乃夏月汗出太多肌表空疏外感暑邪乘虛而直入藏府募原之間待收藏二令一行玄府閉束則所藏之邪無以泄其怒而寒熱作矣然其寒也乃內熱將作火衝其氣故凜凜然而寒非眞寒也故不得以熱藥治之也然素問分六經瘧豈膜原足以盡之歟曰非是之謂也凡藏與

藏或府與府或藏與府彼此相接之處中間蓋有虛界之募原而虛界中復有剛柔筋脈其爲某藏之筋便爲某藏之病譬如胃與小腸相近而邪入于胃與小腸之虛界而彼筋脈屬胃則爲陽明經瘧矣如肝與脾相近而邪入于肝脾之虛界而筋脈或屬脾便爲太陰經瘧矣　開口從汗出太多說起便與經旨相悖不觀內經云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乎至其分疏募原界限聯絡甚爲得理按素問謂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見金匱眞言論中又謂痎瘧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令人汗空疏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云云又謂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間秋傷於風則病成矣此二條見瘧論可見致瘧之由政自不一鼓峰所言似本之瘧論彥耆引金匱眞言以駁之各據一說皆不能圓備又素問謂先傷暑而致汗以大出腠理開發鼓峰則謂汗出太多肌表空疏致外感暑邪則其說又倒亂與素論相反立言者固應細自檢點究之藏府雖病皆因募原之氣遷移也至于每日間日間二日者瘧之衛氣日行一周歷五藏六府十二經之界分每一界分必有其舍舍有隨經絡浮沉內薄之外邪故與日行之衛氣相集則病作離則病休也間日間二日者由其募原之遠近也曰古人言無痰不作瘧信乎曰痰之所爲非熱不生今病人飲食入胃而每日發熱則脾不能守其靜化一惟外邪所化之熱煎熬并飲食而化爲痰矣其有先傷飲食而挾熱內作復挾外感之暑邪變而爲瘧者有之矣〇無痰不成瘧凡瘧皆由脾虛此二語乃透瘧病之根醫家不可忽諸　瘧疾之原多由夏暑貪涼失其發陽之道至秋正氣欲收而不能入邪氣欲出而不能

邊是以邪正交爭而瘧作其間有風勝寒勝之不同舍近舍遠之各異內經所論無餘蘊矣治之之法不過和陰陽調經絡有邪去邪無邪養正或溫或散或補或清隨其證之輕重人之虛實而治之何拘拘于痰與食而膠柱于此數法哉

瘧初發時治法不論六經內外只用清中祛瘧飲或清脾飲三四發不應以二妙丸與之立除若淹延歲月不愈者一味六君子湯自愈有發在酉時者五發內俱當用香紅飲古人用升提法轉出陽分不過言道理當如是耳時人執此法愈提則陰愈虛矣且凡屬夜病若俱要見陽而愈則亦不勝其升提矣間一日發與每日發者治法不甚相遠惟三日發者最難治余於歲月未久者用參湯下二妙丸服之半月一月自愈如年深月久尫羸不堪者大劑養榮湯吞八味丸仍於湯中加熟附子一錢十劑必愈瘧痞初起三妙丸加鱉甲久服自愈凡有痰有食誤服補藥以致不瘥者用二妙丸立愈或再用小柴胡湯加枳實桔梗二三劑

清中祛瘧飲

黃芩 山查各一錢 柴胡 半夏 陳皮 青皮 枳實 厚朴 蒼朮 草果各八分 生薑一片為引

清脾飲

黃芩 柴胡 半夏 青皮 厚朴 蒼朮 草果 白朮 茯苓 炙甘草 生薑

香紅飲

人參 炙甘草 當歸各二錢 香附 紅花各錢半 生薑 一本無甘草用益母草二錢

二妙丸

橘紅 半夏薑製各四兩 右爲末、神麯和丸、每于未發前三個時辰許呑一二丸、自然不發、 加白朮、名三妙丸、 經云夏傷于暑、秋必痎瘧。痎瘧者。陰瘧也。陰瘧而可用寒涼散泄乎。嘗閱李易安金石錄後序、言其夫趙明誠、因途中奔馳冒暑至行在旅邸、病痁、予聞信驚怛、念渠性素急、病痁患熱、必服寒涼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黃芩、瘧且痢、遂以不起、嗟夫易安一女子耳、尙知柴芩不可妄用、何世之所謂名醫、奉此爲治瘧之神劑、日事殺人而不覺、良可歎焉

痢疾 諸痢疾脈流連細小者生、浮數洪大者死

痢之一證、古人咸以赤白分寒熱。殊不知傷氣分爲白、傷血分爲赤。丹溪謂先水瀉而後膿血、爲脾傳腎。先膿血而後水瀉。爲腎傳脾。此已發前人所未發、至損菴以爲種種痢疾、總由濕熱入胃、此一句便可悟痢形矣、蓋痢疾腹痛、必是繞臍以下、當小腸之分野、飲食入胃挾暑毒而歸于中脘、初食未成糟粕後食

以纔之則初食挾毒而歸于下脘矣、夫中無毒邪、則氣血升降、得以循其正、所食之物、變糟粕而從下脘歸小腸、若毒與食茬下脘、則升降不得循其正、糟粕欲行而不行、然畢竟要行、而不得行、則將藏府脂膏逼迫而下、迫变入小腸之後、膿血由小腸刮下、小腸緣無毒、而糟粕得循其正、故小腸雖曲、而順下無礙、惟膿血則不得循其正、而不肯下、故痛在繞臍而下、屬胃之下口及小腸也、小便不利者、小腸為邪毒所逼、不能分別、故短縮也。 六氣在天、暑則長養人者也、不可以毒字加之、祇緣見王叔和寒毒字、用得奇、故是處用之、 藏府脂膏非膜絡、卽募原也、乃保護藏府、外通腠理者、逼迫而下、其人烏能存乎、此等奇論、不知出自何書、良由見理未明、故爾認主作賊、以長養之正氣、而稱之曰毒、其源頭先錯、自然左支右吾、通篇說不清楚、矣夫痢疾之原、皆由夏日寒涼過度、飢飽失節、以致中土寒、而經脈病、及秋陽氣收、而所積之寒氣無所容、內氣壯者、隨經脈外出、樞轉而為瘧、內氣少弱、則隨經脈內陷、從闔而為痢矣。色有赤白者、感厥陰之氣則赤、感太陰之氣則白、二氣夾雜、則赤白相間、而為痢膿血矣、苟求其氣化、審其陰陽虛實而治之、庶無差失。

有噤口痢、乃毒氣原盛、或破藥太過、損傷上中二脘、宗氣邪毒乘虛而上逆也、有不從暑毒而得者、或食浮瓜沉李、或臥高室大厦、皆由寒得、隨感隨發、病止在下脘、寒氣所乘、脾亦不運、故為痢、如逾二三日、寒

化爲熱其病形亦與暑毒同也、內經只有始爲熱中末傳寒中之說若寒化爲熱之言乃傷寒初則病本氣而爲寒繼則病標陽而爲熱非所論于雜證也或者張劉而下諸先輩有此論與軒經相悖、不敢隨聲附和、

凡痢疾初起三日內皆可用白芍藥湯、立除、若初起但覺腹痛、水瀉無度、厚朴湯主之、一見紅白、毒勢凝結矣但當解毒和氣養血切莫破氣行血是爲大法調金湯主之如服調金湯後紅白減而漸見糞色、便當減芩連分數芩用一錢猶可連須漸減、加人參矣、此宜相機以消息之紅白盡除、用六君子湯加歸芍調理、

如初起發熱、此熱病也、竟以調金湯加柴胡與之、初熱只用黃芩、熱甚方用黃連、此則必視其熱之淺深、色之紅白而分別用之　初起即發熱非肌表有邪即經絡不和溫散而調榮衛外邪一解痢亦鬆去若概以爲熱病而開手即用寒涼多有陷入而變爲難治者

久痢能食六君子湯加歸芍久痢發熱不能食肌肉減者不治、

白芍藥湯　治熱痢便血後重、經曰洩而便膿血、此氣行而血止也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

白芍　當歸各二錢　大黃　生黃芩　檳榔各一錢　黃連八分　肉桂五分　木香　甘草各三分

厚朴湯

厚朴　枳實　黃芩　檳榔　澤瀉各一錢　青皮八分　甘草三分

調金湯

黃芩　黃連　丹皮　檳榔　澤瀉　厚朴　神麯各一錢　當歸　芍藥　陳皮各二錢　生薑一片爲引

呂先生治痢澤瀉湯

白芍二錢　當歸　黃芩　澤瀉　甘草　查肉　丹皮各一錢　木香四分　滑石二錢　青皮　厚朴各八分　如紅積、加黃連八分、或一錢至錢五分、如鮮血、加生地三錢、如初起毒盛便難、人壯實者、加酒製大黃二三錢、如身體發熱、加柴胡八分、或一錢、

痢之爲患、皆由夏暑失其長養之道、以致中土寒而經脈病、及秋天氣降、陽氣入、則所積之寒、與經脈之病、相因而欲陷、再加飲食不節、勞力過度、而痢從茲作矣、今以此數方、爲治痢之能事、其于壯實者、雖用硝黃承氣、上承下滌、亦可應手而解、何憚此降泄之品、苟其人挾虛而本元虧弱、或恣縱寒涼、而中胃虛冷、一概用此、未有不變爲冰脫者也、二君所定之方、皆對待暑熱之劑、一例寒涼通泄、而無挽轉之法、夫不究其本、不審其因、不問其中土虛寒、不別其經脈內陷、而欲立法定方、以爲後人楷模、後人信之、不問虛實、一往混施、以致夭札蒼生、作俑者烏得不受其

貢

鼓證

鼓卽腫滿也、不論五藏六府、新久虛實、一味補中益氣湯盡之、但有變而成者、和中丸爲妙、卽腫初起亦可、舍是而別有方法、吾不信也、又有一種寒水侮土、蓄其腫必先頭面四肢起、然後及于腹中、惟此證可以補中益氣湯、呑金匱加減腎氣丸、然當治之于早、不然水勢衝中、土崩岸敗、無濟于事矣、又有一種食鼓者、乃是飮食所傷、初起必先雀目、起翳、醫家不識、只治眼目、不知乃是鼓之根、也此時急當用淸劑以治之、經云開鬼門、潔淨府、去宛陳莝是也、然古方太峻、今定一保中丸、久服自愈、

和中丸

人參三兩　白朮三兩　陳皮　木瓜去穰　乾薑　甘草各一兩　右爲末、蒸餅丸、食前白湯下三五十丸、

金匱加減腎氣丸　治脾腎虛寒、腰重脚腫、濕飮留積、小便不利、或肚腹滿脹、四肢浮腫、氣喘痰甚、或已成水證、其效如神、

熟地四兩招碎酒拌杵膏　茯苓三兩　澤瀉　山藥　山萸肉　丹皮　肉桂各一兩　附子五錢　牛膝　車前各一兩　右爲末、和熟地膏煉蜜爲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米飮下、

保中丸

蘿蔔子炒 半夏薑汁製 厚朴薑汁炒 枳實麩炒 黃芩酒炒 山查 廣陳皮 莪朮米泔浸炒 蓬朮各等分 神麯和丸 一本有三稜無山查

鼓是脹滿。遍身腫爲腫滿。不可混。當分別之。然鼓只單腹脹。初覺即投温補。或可望全。不則萬無生理。總之腫脹屬實者易治。挾虛則難矣。至若足趺久腫。漸而上入腹者。亦屬敗證不治。補中益氣于趺腫時用則驗。若腫至腹則無及矣。

鬲證

鬲之爲病。一陽明盡之矣。丹溪謂噎鬲反胃之病。由得之六淫七情。遂有火熱炎上之化。多升少降。津液不布。血液衰耗。胃脘乾枯。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相近。食雖可入。難盡入胃。入即吐出。名之曰鬲。總緣下脘與厥陰少陰相逼。七情用事。肝膽先病。病則鬱而生熱。熱則其氣薰蒸于胃。久之胃中陰血亦乾。而漸致糟粕不能受氣化之推移。積疊於胃底。於是胃中之氣上逆而爲火。中脘爲火所盤據。竟不思食矣。其津液不能下行。則小腸下之闌門。亦致枯槁。小腸手太陽也。閉則生火。愈乾則愈熱。愈熱則愈乾。亦不能司其泌別矣。然後膀胱無所禀受。而小便赤濁。大腸無所禀受。而便若羊矢。成不治之證矣。 鬲證以一陽明盡之。此種高談不知本於何書。至謂薰蒸於

胃之氣、又不知認其氣爲何物、若謂薰蒸於胃之火、則此火乃三焦之火、三焦根於右腎、而爲元氣之別使、所以腐熱水穀、而上爲開發、下爲泌別者也、豈有反使胃中血耗、而糟粕不能移動之理、內經謂少火生氣、壯火散氣、火之美惡、須要辨得極分明、若於此不加分別、混雜言之、以致後學不明此理、習用寒涼、有加無已、至於生氣之火、而亦思盡力清解、致成敗證、往往有之、此皆立言不善者之過也。

總之胃爲多氣多血之海。人見其不思飲食、便爲胃氣之虛、而用參耆白朮以補之、見其食卽嘔吐、便爲胃中之寒、而用薑桂茱萸以煖之、殊不知腸胃之爲物、最是潤澤、試以羊豕之肚觀之、必是滑膩稠粘、如液如脂、如膏如津、在人胃亦如之、所謂陰也、鬲證之人、其腸胃必枯槁乾燥、絕無滑膩稠粘等象、是胃陰亡也。陰亡地氣絕也、地氣絕、則天氣從何處得生乎、故多死。　用溫補不合法。致與病機不相中。非溫補之過也。先生管中窺豹、祇見一斑、而竟以是立言傳世、致使後人禁用溫補、爲利少而爲害多矣、

鬲證與翻胃何以辨之、鬲證飢欲得食、但噎塞迎逆于咽喉胸膈之間、在胃口之上、未曾入胃、卽帶痰涎而出、若一入胃、無不消化、不復出矣、惟男子年高者有之、故曰少無噎鬲、翻胃者、飲食倍常、盡入于胃矣。但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一兩時而吐、或積至一日夜而吐、腹中脹悶不可忍、而復吐出原物、酸臭不化、此已入胃而反出、故曰翻胃、男女老少皆有之、世醫治鬲、或以胃虛而用溫補、或以開鬱而用香燥等劑、

必至死而後巳殊不知關門枯槁腎水不能上達經云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升降息矣關門即氣交之中天之樞也故腎旺則胃陰充足胃陰充足則思食當用六味加歸芍養之或血燥大腸枯乾有燥糞積疊胃底則當以熟地五錢當歸麻仁各三錢白芍桃仁各二錢微微潤之視其形體如常氣血充足即於前方內加大黃一二錢以助血藥大腸一潤利而胃自開矣一開之後大劑六味左歸等類不數數飲之方有濟也脈必至數勻調其形體則微大而弦 胸中有此數方作主故援內經以證其是耳然此等溫平之劑病微者可以奏效劇者恐不能勝其任也

有一種大便甚利而且溏每食必吐是名翻胃王太僕曰食久反出是無火也八味丸主之此證全在大便上驗如一乾結便非無火一味滋潤如前法 膈證一條古今方論繁多而治之得其效者甚少余甚憫其罹是患而莫之能救也每有一書出於是證必留意參考探微索隱數十年未嘗見有妙論奇方得以起痼扶危而超然獨擅其藝者出而應世亦嘗治效十餘人乃悶諸心曲終未敢自以為得其要領也先生夙以奇論鳴世而治疾又獨擅其奇宜其於是證必有創出之論超人意表者及觀其書甚不合於軒岐仲景之正論其所列之方究不越河間丹溪之範圍所謂趨小而遺大得一而廢百烏足為定法哉夫內經止有三陽結謂之鬲與一陽發病其傳為鬲之論而未嘗有陽明病鬲之詞夫三陽

者天為業業而為天。則其至尊無對。而為最清純陽之氣可知。且天統萬物。陽氣流行。故三陽升於泉下而出於中土。上膈而外達於皮毛。復從皮毛內合肺。下膈而入於淵泉。往來升降。無一息之暫停。一如天體之周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循行三百六十五度而無息也。結而為病。則升降之機。幾於息矣。其病豈不重乎。至若一陽者。少陽也。出於水中而根於命門。乃生陽之本。眞火之源也。天無此火。不能燥物。人無此火。不能生活。通元眞於肌腠。將榮衛而並行。下約膀胱。而泌別其津液。上蒸胃府。而腐熟其水穀。古人稱三焦為釜底之然。良有謂也。若夫甲膽亦為一陽。秉春生之氣。而十一藏皆取決焉。則其於人身亦非細也。乃發病而傳為鬲。又豈輕淺之證乎。苟不知三陽一陽之氣化。而懵懵以治。鮮有不擯於危亡者。先生之論。乃以一陽明盡之。談何易耶。夫陽明者二陽也。靈素並無為鬲之論。先賢亦無病鬲之辭。而先生新創之。不過謂燥結枯槁。若二陽之氣化使然。而遂以一陽明概之。所謂泥其形似而昧其神化。執其一節而忘其大體者也。殊不知太陽氣化失調。則陽氣不克出入於膈中。而津液不能遊行於外內。三焦運行失職。則生陽乖升降之機。而水穀從蒸腐之力。於是陽氣畜積。上下阻絕。津液槁乾。飲食難入。結而為噎為鬲矣。於斯時也。將以寒涼承其亢乎。抑以陰冷折其熱乎。將以膏膩潤其燥乎。抑以辛烈開其結乎。將以毒藥攻之乎。抑以正藥養之乎。其法彌多。其治彌拙。蓋此證雖不

外於大淫七情。或由外入。或自內召。然其氣化神機。為病終不容形像摹擬。自非心通靈素。洞悉氣機。不遺毫髮者。所能治也。設已知生陽之不可逆。機神之不可違。而執持兩端。多方顧忌。傍酺雜遝。畏首畏尾。稍用重劑。復行監制。此雖有識而無力。亦不能治也。或曰。然則病此者。究無法以治之乎。曰。非無法也。惟其心空太虛。目無全牛。勇如賁育。膽若姜維。綫索在手。神應無方者。庶幾近之。至若信任不專。朝秦暮越。一齊衆楚。難於理折。宵小在傍。乘微伺隙。狎昵盈前。妖姬侍側。半七未投。便生異說。遂厭性情。恣其饕餮。縱進良言。謾無關涉。纔見小瘳。即思改轍。重財輕命。初恭後褻。求巫則欣。見醫則慼。我具熱腸。彼如冰鐵。攖斯篤證。猶然慢易。如此之人。治亦無益。更若真陽已敗。浮熱奔馳。謬誤既久。神氣已漓。縱遇和扁妙術。難施。惟在未甚之先。早為覺察。看破身心。屏絕世事。一切經營。皆為棄置。篤信師言。確依指示。如此則醫得以擅其良。盡其技。洞晰陰陽。分別同異。一意扶陽。漸闢陰翳。朝斯夕斯。無間晨夜。任其火炎。聽其熱熾。莫惑旁言。毋生變志。倏爾雲開。煥然光霽。一旦欣欣。都成和煦。如斯治疾。方稱進乎技矣。閱鼓峯所論。列未嘗本靈素之正義。而只為模糊影響之詞。雖廣為譬喻。曲引萬端。總不外前人糟粕之餘。即有可以節取之處。亦得半失半。後人若奉之以為規矩準繩。恐存濟世仁心者。終無裨實用焉耳。

呑酸

凡是呑酸、盡屬肝木曲直作酸也、河間主熱、東垣主寒、畢竟東垣言其因。河間言其化也。蓋寒則陽氣不舒、氣不舒則鬱而爲熱、熱則酸矣、然亦有不因寒而酸者、盡是木氣鬱甚、熏蒸濕土而成也、或呑酸或吐酸也、又有飲食太過、胃脘塡塞、脾氣不運而酸者、是拂鬱之極、濕熱蒸變、如酒缸太熱則酸也、然總是木氣所致、若非木氣、卽寒卽熱、卽飽卽拂鬱、亦不酸、以酸爲木氣也、曰、胃與肝膽、其分野若何而能令種種作酸、曰、少陽與陽明經相並而行、肝並于胃、故胃熱則少陽相火、與厥陰之火、皆由外相引而熏蒸也、至于七情之鬱、輕者木氣太盛、侵犯土位、重者眞水枯涸、腎氣奔逆、載水上浮、荆棘橫施、濕土渾濁、不由于寒、不由于熱、而呑吐皆酸、此又河間東垣因熱因寒之說所不及也、又有一種飲食入胃、卽成酸味、此必傷寒久瘧、胃陰未復、水穀入胃、增其濕熱而成酸者、當以澹泊滋味、養其眞陰、纔可復也。 呑酸吐酸固有寒熱之異。必竟寒證多而熱證少。若專泥作熱治。恐失手者反居大半也。傷寒久瘧之後。眞火無餘。胃陽已竭。重溫峻補。而愼其飲食。何酸之有。○全篇廣引曲喩、大概證爲濕熱之證、而不可不用寒涼耳、胃不知中土受傷。與生陽之氣不能蒸運者居多耶。重用溫補。使根氣充實。則木自調達。而酸水不作矣。若必欲治標而不顧其本。則中滿腹脹。泄瀉水腫。噎膈等證。且見不旋踵而至矣。

眩暈

眩暈之病、悉屬肝膽二經風火、風火屬陽、陽主動、故目眩轉而頭暈、譬之火焰得風、則旋轉不已也、緣手少陽之支、從耳後出走目銳眥、而交于足少陽、足少陽之支、從跗上入大指爪甲出三毛、而交于足厥陰、經云、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爲之精、裹擷筋骨氣血之精與脈、並爲目系、上屬于腦、後出項中、故邪中于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目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而轉矣、所謂邪者、總風寒濕熱內外之諸邪也、然則何爲而屬於肝膽、蓋五藏六府之精氣、上注於目、是必循筋脈而纔能上注、肝主筋、肝有風火、則筋病、而上注者壅而不行、所謂目系者、因風火而燥、燥則收引而急、急則目眩、此一說也、又膽經之脈、起於目銳眥童子髎穴、終足厥陰、厥陰當是竅陰之訛故膽經風火亦致掉眩、故經云、諸風掉眩、悉屬於木也、又有太陽之氣、標在於顛、入絡於腦、又膀胱穴自睛明出至陰於足外、故寒水之氣太過、淩逼眞火、亦眩仆也、又有心下有支飲、其人苦眩冒、是格心火不行、而上衝頭目也、又有風寒相薄、食穀卽眩、是內受濕飲之鬱、而不足之微陽、與所鬱之熱、幷而上衝於頭目、爲眩也、睛明穴屬陽明、又陽明支者、入目內眥、故眩也、又有陰虛之人、常若眩冒、目中見火如星、此胸膈必有痰、故發暈時、眼不可開、開卽所見之物非倒卽斜、則土虛之發也、其眩暈不能起、必見惡心嘔吐、而心煩熱、又

有腎陰不足。三陽之燄。震耀於當前。中土虛衰。下逆之光。上薄於顛頂。此則似乎不關肝膽兩經。不知其始也。皆有所因。其終也。不能不由其所從歷之途。而見端於極也。則仍謂之悉屬於木可也。所列諸證皆係有餘標病。即內經所云徇蒙招尤。目冥耳聾。過在足少陽厥陰。似屬風火爲災。苟非不足而治得其法。或清或解。可不終劑而愈者也。假使腎虛而心火上炎。肝虧而虛風內動。脾虛而水飲內停。心虛而浮陽不斂。肺失其治節。而宗氣不能上注於耳目。斷乎失其守。而血液不克上濡於空竅。俱能爲眩暈之病。須當究其因而補之溫之。若不應則當大溫大補以救之。然須以漸而投。亦不能纔飲數劑而即可望其見效也。若作有餘。而以辛散降泄之品治之。未有不日醫日甚。而爲入藏不治之證者。

欬嗽　脈宜浮軟忌堅急弦小

欬嗽之證屬肺經。然有本經之欬嗽。有各藏府遷移之欬嗽。本經之欬嗽。外感者皮毛受之。玄府閉矣。玄府閉則肺氣不舒。其在中之二十四竅。所以列行分布諸藏之氣者。亦不能行。於是肺滿而逆。戛戛然欬嗽矣。此肺實也。肺虛者。由脾土不能生化津液。不能上布。則肺失所養。而陰虛。陰虛則肺熱。肺熱則上焰火熾。其竅時爲翕張。亦多嗽矣。此肺虛也。獨有心火刑金。與水中之火。直奔西極。而銷鑠煎熬。則肺便危矣。緣肺爲華蓋。以覆諸藏。其二十四空竅。虛如蜂窩。下無透竅。吸之則滿。呼之則虛。最喜清涼。不耐煩

熱。令心肝脾腎四藏之火勢上炎。則隨所吸之氣而入於竅中。肺不受熱。則戞戞然而嗽甚。至肺瓣乾枯。形如經霜荷葉。萎頓零落。而不能振舉水精。亦不能四布五經。亦不能並行。而成肺敗之證。總緣肺之竅中。只受得藏府中固有之元氣。以運用乎一身。受不得一分邪氣耳。

初起者。金沸草散主之。年壯力盛。卽久亦可用。如每月一二發。弱證之漸也。六君子湯。以補土生金。六味丸。以滋水養金。此攻補二法也。如鹹哮。醋哮。勝金丸極妙。時嗽嗽則涕淚出。一味瀉白散加黃芩桔梗。寒嗽無痰。或卽有痰。必是稀涎。少食。一味瀉白散加桔梗薑棗。甚則六君子加薑棗。凡嗽必絆牽有痰。金沸草散。自時嗽嗽則涕淚出以下六十字楊本所無

金沸草散

金沸草二錢 麻黃去根節炒 前胡 荆芥穗 黃芩各一錢 甘草五分 生薑三片 大棗二枚

勝金丸

三稜醋炒 莪朮醋炒 高良薑 人參 陳皮 黃連酒炒各三錢 右神麯和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容心白滾湯下。

觀內經飲入於胃。游溢上歸之論。則知津液之通調於藏府而化氣者。皆肺之治節爲之也。又觀穀入於胃。傳之於肺之說。則知藏府內外之血氣。亦肺之流溢布散也。夫五藏六府內外之津液血

氣雖由胃府水穀之所化靡不藉肺氣以傳布故肺位獨處其高以行營衛陰陽也欬雖肺病而五藏六府皆能致之善治之者治其五藏六府或補或温或通或塞隨其因而調之自然咳止肺甯而其法得矣若沾沾惟肺是求譬猶長安在西而向東指不其惑乎又皮毛者肺之合也六氣外客皮毛先受而肺即為之不舒於是欬作是推驅其客感使皮膚宣通於外則肺藏自清甯於內不勞餘力而欬止矣設起手即用寒涼致玄府閉塞肺氣冰伏氣化不和於外神機不轉於內傳而為癆瘵難起之證此非病氣之害乃醫者所作之孽也至若所言肺虛由於脾土不能生化肺金失其所養則是地天不交也地天不交則諸藏府皆無所取給斯時惟有重投温補使資生之本充足庶幾仍可交濟豈可云陰虛火炎而再以涼降治之至於土崩水敗而後已耶又云心火刑金與水中之火直奔西極夫君火炎亢一劑承制暑退而生化依然若水中之火乃雷龍之火也惟有求其屬而從治之則應手而愈若行對待而直折之則火愈熾而銷鑠熬煎之患不免矣又云五藏之火沸騰以致肺瓣乾枯如經霜荷葉委頓零落夫焦槁至此垂死必矣奚止為肺敗之證乎若云最喜清涼此說恐非確論蓋肺雖為清虛之府然必藉胃中陽氣温養若中焦不能如漚之蒸運則上焦焉能如霧之通調觀內經形寒飲冷則傷肺與肺惡寒之說自可知矣苟執膚見以為是而恣意寒涼則胃陽日見其消乏生機必至於蕩然

馴致痨瘵而不可救藥。皆由執偏見逞臆說之醫誤之也。

如年高筋骨作痛氣喘有痰腰痛用熟地山藥當歸白芍杜仲枸杞黃耆棗仁麥冬五味甘草喘盛去黃耆。如年高痰喘氣不歸原者生脈散加熟地山藥當歸枸杞牛膝兔絲等治之。此一條胡本不錄採楊本補入

怔忡

怔忡。心血少也。其源起於腎水不足不能上升以致心火不能下降大劑歸脾湯去木香加麥冬五味枸杞白芍吞都氣丸。如怔忡而實挾包絡一種有餘之火兼痰者則加生地黃連川貝之類以清之。怔忡證雖緣心血不足然亦有胃絡不能上通者有脾脈不能入心者有宗氣虛而虛里穴動者有水氣淩心者。有奔豚上乘者。治法略同惟水氣與奔豚有別耳。

血證

吐血世皆知火證便以寒涼濕潤之劑投之。土死金衰木勢轉熾疾反劇矣。除是瘀血抑蓄折土而奔注與傷寒變熱迫竅而出者餘俱當以大劑參耆回其氣。氣回則血循經絡矣待稍定卽以重料六味左歸等飲于水中養木亦須加人參使氣自陰生也瘀血而吐必先胸痛四物湯加桃仁大黃丹皮香附以行之。後用六君子湯加當歸以調之。傷寒失血必驟湧出然傷寒大抵從鼻來者多來而卽住者不藥可望

愈一來不止者不治其餘俱屬七情飢飽勞力等因必見惡心一味固元湯主之 傷寒動血苟邪因血解自可勿藥有喜若所出不暢則邪仍不解發表何疑設驟然大出藥不能止則危證也須重劑參耆薑附以救其脫或可保全其餘吐血證亦如衂血法治之可也

倪漱山曰七情內傷脾胃先病固元之後即繼以補中益氣歸脾等飲寒涼斷不可用若治以童便秋石等工之粗而庸甚者也

固元湯

人參 黃耆各五錢 當歸 白芍酒洗炒各三錢 甘草炙二錢 煨薑一片 大棗二枚 吐血一證其所因表裏不同虛實各異審察少差爲害匪小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若醫人于此不辨因證死守古法專尚寒涼直折未有不延久而成癆瘵不治之證者先生痛掃其習專固元本誠發前人所未發後學當奉之以爲典型然而補既可用溫豈不宜虛而挾寒非火衰脈微及豁大無根者不妨配入薑附如畏其僭亢佐之以熟地可也

消證 脈宜數大忌虛小

三消之病一原于心火熾炎火甚于上爲膈膜之消甚于中爲腸胃之消甚于下爲膏液之消甚於外爲

肌肉之消上甚不已則消及於肺中甚不已則消及於脾下甚不已則消及於肝腎外甚不已則消及於筋骨四藏皆消甚則其心始自焚而死矣然其病之始也皆由不節嗜慾不慎喜怒膏粱煿炙酒酪湩乳濕熱之氣浸淫燔灼鬱成燥熱氣不宣平故其傳變之形爲飲水多而小便多曰消渴胃中津液乾枯不能上榮舌本也爲善飢多食而渴小便數而消瘦曰消中胃中熱極所入水穀隨火而化也爲渴而飲水不絕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曰腎消是燥熱幷及于胃底大小腸故脂液凝濁淸陽與濁陰不能分疏也三消之中上中可治下消最難治然飲一未至溲二猶可治如飲一溲二不可治矣又三消久而小便不臭反作甘氣在溺桶中湧沸其病爲重更有浮在溺面如猪脂油濺在桶邊如柏燭淚此精不禁而眞元竭矣何以甘氣爲重大抵水在天地與人身皆有鹽有甘甘爲生氣鹽爲死氣小便本鹽而反甘是生氣泄也是脾氣下陷入於腎也土尅水故死也　甘爲生氣鹽爲死氣此二言蓋欲爲奇創之論却於物理全未參覈夫五液之在人身皆腎所主故汗與涕淚及痰其味皆鹹其涎唾與乳悉淡而甘以脾爲竅於口而乳乃胃中初釀之汁所謂玄酒味方淡可取以譬也若小便乃三焦約膀胱之津液而下注味獨加鹽如海納百川而水味更鹽其理一也若以鹽爲死氣則身中之汗涕淚痰皆爲死液乎非通論也小便常鹽今變爲甘則腎水已敗而土味下泄矣此先後天眞氣已絕而爲尅賊之證不死奚爲未

後二語。乃是正論。

趙養葵曰。人之水火得其平。氣血得其養。何消之有。其間調養失宜。水火偏勝。津液枯槁。以致龍雷之火上炎。熱煎既久。腸胃同消。五藏乾槁。令人四肢消瘦。精神倦怠。故治之之法。無分上中下。先治腎爲急。惟六味八味及加減八味。隨證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腎水。則渴自止矣。內有桂附之辛熱。壯其少火。竈底加薪。枯籠蒸溽。禾穩得雨。生意維新。　論消證。專以心火熾盛。延而爲上中下內外五藏之消。蓋舉內經心移熱于肺。傳爲鬲消之一端而發。是但知熱之爲病。而不知其心移寒于肺。爲肺消。靈樞論心肺肝脾腎脈微小。皆爲消。又五變篇及本氣篇。言五藏脆者。與五藏柔弱者。皆善病消癉。易傷于邪。則知消之一證。屬虛寒者。亦不少也。奈後人悉言其熱。而置虛寒于不講。所以患是病而不愈者比比。人能卽靈素之理而研窮之。於陰陽虛實之間。細爲分剖。其實與熱者。可用古人治法。其虛與寒者。爲補爲溫。覺之於早。而用藥得當。烏在其不能愈耶。趙氏以六味八味。專主水火津液之源。誠爲探本之論。然亦在治之於早。而大劑以進。或全料或半料。再入參兩許。審其陰陽而用之。庶可漸臻其效也。

弱證

陰虛陽虛者。此虛爲勞。卽今所謂怯弱證也。雖有五藏之別。然皆起于心脾腎。脈必數。而有浮大細小之別

浮大而數陰虛甚也細小而數陰中之陽絕矣此等證必見欬嗽或吐血或遺精或女子不月或諸般勞傷而起要當治之于始婦人產後最易成此證慎之慎之　細小而數陰中之陽絕矣此語非大有見識大明脈理者不能道誠與仲景少陰篇中脈細沉數乃腎氣虛少而君火虛陷之意符合今之患怯弱者得是脈居多奈時師悉以爲陰虛而用寒涼降潤之品未曾濟得半點腎水而君火已日衰日熄矣或遇有見之醫欲投溫補以挽救而猶造蜚語以誣謗之如此設心其賢不肖爲何如也

治弱之法只一歸脾湯去木香加麥冬五味白芍吞六味丸此外別無治法有一種鬱而起者卽以加味歸脾外再加丹皮山梔曾經庸醫用寒涼者不可復服又有一種陽虛者脈不數但緩而大不收奄奄無力夜臥不安夢中嘗見鬼神不吉醒來胸中戰跳不甯或下見遺精口中無味飲食不思略食卽飽此皆命門虛損心火衰息以致脾土不運生氣不旺大劑養榮湯加附子吞八味丸　陽虛一段所論極確處强復起不易斯言矣

霍亂　脈宜浮洪忌微遲

有濕霍亂腹痛而上吐下瀉者是也藿香散主之有乾霍亂俗名斑痧又名攪腸痧不吐不瀉面色青冷腹中絞痛乃是陰陽錯亂最惡之候而最易治急刺委中部分出血用明礬末調飲探吐或用陰陽鹽湯

或用菜油探吐。兼用碗刮背上。或用苧蔴根皮。蘸清菜油刮奪命穴督脈後頂天庭等處。後服砂仁細末數口連嚥數十聲卽愈。如徧身有班點見者。卽用油紙撚火焠之。以爆響為度。或用蕎麥湯飲之。俱妙。然其要在急刺委中出血。則不死。

藿香散

藿香 蒼朮 陳皮各八分 半夏 茯苓各一錢 甘草三分 一本有厚朴無甘草 乾霍亂。救急諸法。皆可用。近時以鹽擦背脊亦佳。用來復丹以陰陽湯磨服更妙。

傷風

傷風發熱者。蘇葉飲主之。

蘇葉飲

蘇葉 前胡各一錢 乾葛一錢半 半夏 黃芩 薄荷各八分 甘草三分 如欬者。合瀉白散各錢半。 今人以傷風是輕淺證。多忽略之。不問其所因與所兼之證。亦不察其脈之是虛是實。隨手發散。動徹寒涼。故因傷風而變成癆瘵者。往往有之。

胃脘痛 脈宜浮滑。忌短濇。

胃脘痛、即俗所謂心痛也。心不可痛。痛則立死。以心在胃脘之前。故誤指胃痛爲心痛也。胃脘痛有食痰死血氣寒火中氣虛之別。方書載列甚明。無甚深微。獨有一種肝膽之火、移入于胃而熱。又肝藏血。血少則肝葉脹硬。不肯下垂。將葉抵胃。胃受肝抵。得食則滿。愈與肝相逼。隱隱而痛者。久之變成燥證。而爲鬲證矣。又有一種胃中作酸。不覺其爲酸。每進飲食。不敢多用。多用則竟日悶痛。直待食過方得稍舒。此痛是胃中一味酸熱也。若得噯一口氣。亦覺少舒。然最難得者噯也。若噯得重。此自下轉上。必有一口食氣或水或挾物是酸者。其下最難得泄氣。并且便硬。此皆少陽厥陰二藏之氣所爲也。久之亦防其變痞鬲中滿等證。又有一種胃脘痛。是陰虛證。將成。須認明白二陽之病發心脾。此類可通。

食痛者。胸膈按之痛甚。勺水不入。兼大便閉閼。穀氣則欲吐。用二陳湯或平胃散加桔梗枳實主之。痰痛者。亦不思食。口即欲食。而不能食。大便不閉。二陳湯加枳殼黃芩海石主之。死血痛者。胸膈刺痛。而食可進。四物湯加大黃桃仁紅花主之。胃脘虛痛者。得食痛止。食多又痛。食過又痛。理中湯主之。此皆易明也。獨有一種肝血燥痛。人多不察。亦不思食。交陰分外。按之不熱。病人自言熱。口渴者是也。逍遙散加生地丹皮炒山梔。甚者六味丸加柴胡歸芍主之。又有蟲痛者。亦不食。然痛必時發。時止。痛則牽引手臂或肩背。上俱如穿透。不可當。必唇紅面上有白點是也。痛時不欲食。痛纔止即可食。實者化蟲丸主之。虛者六

味丸。加川黃連胡黃連蘆薈青黛川楝子。隨證加減治之。

化蟲丸

蕪荑　鶴虱　雷丸　蘆薈　胡黃連　莪朮　京三稜　史君子各三錢　神麯糊爲丸、心胃之痛。內經有五藏厥氣之所客。三陰三陽經脈之所侵。以及五運之鬱發。皆能致其病。究其源。總屬陰寒不足之證也。蓋心爲陽中之太陽。胃陽乃一身之取給。厥氣客之。當急於溫散。而無使傷其氣化。又心爲君主而主脈。胃爲經脈資生之本。故凡經脈之相干。當急和調其陰陽血氣。而使之各循其度數。運氣之鬱發。由於不及之年。政令過而不伸。及得展布而未暢。不免疾患之生。惟有順其機。而建其神。不可直折也。且人身之所當重者。不過氣化神機。與經脈之流行而已。苟能分析其故。則於痰食血氣等之九種與他傍雜之證。可不勞辨別。到手自明矣。至於苦寒破泄之劑。非稟賦壯盛而證屬實熱者。愼勿輕試。

癇證

癇證種類雖多。然其原總屬手厥陰心包絡火病也。大概宜以清心散主之。但要久服則有效耳。

清心散

青黛 川黃連 生地黃 赤芍藥 殭蠶 木通 辰砂飛淨研 琥珀另研各等分

癇證陰多陽少。虛多實少。法當溫補而寧神鎭心。佐以消痰順氣。再加以灸法。漸可見效。此方乃治火盛痰實者。若以爲癇證總括之品。恐非確論。

胎前

凡受孕二三月內。必嘔吐惡心。此月水不通。陽明蘊盛。故不安食。但此是始膏始凝始衃之時。驟然蘊盛故耳。迨四五月。則血漸蔭胎。兒形體成。便具五行生尅循環之理。血有所歸而不蘊盛矣。或曰血蘊盛。何獨于胃有病。曰胃爲多氣多血之海。五藏之母也。女子應有是生。應有是化。今不行而成孕。驟然不化。陽明氣血俱盛。遂有是上僭之勢。久之自平。不足慮也。然有微甚。微者飲食調理。甚者六君子湯加砂仁生薑以和之。或曰半夏損胎可信乎。曰獨食半夏一味。雖非胎。亦能損人。若與參朮同用。但著開胃健脾之功耳。曰思食何爲。曰胃氣盛則思食。血蘊則氣逆。氣逆則食入反出也。或女子性氣褊急者。于六君子湯中少佐黃芩以清火。消息用之。調治胎前嘔吐。無出此方。如原有胃脘痛而此時夾發。加丹皮山梔。如發熱。不必加退熱藥。只以此方調之。

胎前下血。名曰漏胎。氣不攝血也。多服補中益氣湯。其惱怒傷肝。肝木賊土。血不能藏。致成漏胎者。加味

逍遙散加生地。

胎前不安。血不養胎也。四物湯去川芎。即用亦不過五分。加白朮杜仲。有肝旺而動者。必痛無定處。歸芍生地黃芩白朮甘草。如氣虛者。必怠惰嗜臥。脈必豁大而緩。補中益氣湯。加酒炒白芍。

墮胎。即俗所謂小產也。總屬氣虛血虛。及縱慾嗜酒而來。醫家動云熱則流動。胎火逼迫。殊不知氣血調和。胎火何由而生。豈胎不屬母身。別有一種耶。寒涼雜投。利氣行血。卒致隕墮。豈非醫害之乎。既墮之後。猶不禁忌。至復有娠。前以是月墮。後復及期而來矣。不申補救。止作火治。以致三胎四胎。逢期必墮。焉能有濟。余每于未墮之前。大料黃耆丸預補之。將墮之際。大料補中益氣湯加酒炒白芍。勿論其脈。勿論其證。勿論其時。一概峻補中宮。母氣萬無一失。即先賢有一經配一月。以補其經者。是亦昧于陰陽之理。不足信也。　此條誠不磨之論。專門產科。恐未能明悉此義。蓋由祖父相傳。祇此印板治法。未嘗留心古學。而講求夫通變化裁之活用。執定寒涼為安胎之要藥。婦女受其害者不少。重耳不重目者。當三復斯言。

子腫。子懸。子嗽。子瀉。小便不通。俱當用補中益氣湯。有因胎火盛而致此數種病者。用四物湯。去川芎。加黃芩白朮茯苓甘草以和之。獨子瀉挾火。宜四君子湯。加黃芩砂仁。

胎前傷寒瘧痢。悉以固胎爲主。傷寒依平時傷寒治。自不損胎。但當倍用歸芍耳。或當用參。須平時預料理。獨前胡湯與半夏白芷不可用。若小柴胡有人參者。卽用半夏亦不妨矣。瘧疾亦與平時不甚異。清中驅瘧飲。去蒼朮山查枳實。餘俱如法。大抵黃芩爲胎前瘧中要藥。總當視病人之盛衰而消息之。

胎前諸方。論皆切近正理。盡可取法。惟傷寒瘧疾治法。雖不異于平時。然小柴胡清中驅瘧等劑。亦須因證審用

產後

臨盆之時。專賴氣血旺足。然後能生。此時惟有多用參耆歸桂。甘温重補。兒信一下。頻頻服之。自無橫生逆產胎衣不下之病矣。有不耐藥氣者。獨參湯妙。服法于未產下時。用芎歸參耆濃煎飲之。自然緊痛易產矣。兒下後卽用前藥。加肉桂一錢煎服。自無血塊痛之病矣。　庸陋產科每言產後不宜服參。恐將惡露補定。世人奉爲至言。家喻戶習。牢不可破。誠可爲扼腕嘆息者也。更可怪者。竹林寺僧以剃髮披緇之輩。而從事婦女產科一門。已違如來大戒。一到病家。更有各樣醜態。入中人之室。則傍若無人。登貴人之堂。則趨奉盡禮。開口卽掃前醫用補之誤。而投以巴霜丸子。不知產後大虛。積漸温補。機候未能卽到。不無身熱煩滿。倘再得數劑。自爾渙然以解。無如病家聾聵。急于求愈。信任髡徒。重費招來。試彼

狂言甘心信服患者日進補藥未能見效巴丸到腹便覺腸中鳴動卽欲大便便後胸腹頓覺寬爽神清竟認之爲靈丹妙藥矣由是而彼得以肆其鹵莽之說曰高氣揚迅手撮數味消削之藥大索其酬而去咸以爲得遇良醫一匕見效而不曉其眞元受傷病根仍在不逾一日而前證復作且加泄瀉神昏矣再去奔請彼旣狡滑託言應請他出或言本地請者極多不得分身兩地竟拒而不來復請前醫前醫亦束手難於下藥往往致於不起嗟嗟杭城習俗大抵以耳爲目好聽狡飾之言不好聽眞實之語故以直道行實學之醫未有不爲時所棄而彼旣者流害人累累猶奉若盧扁而終於不悟又可爲三嘆者也

產後血暈用醋炭熏鼻法好老酒和童便服之不可放倒如氣血脫而暈者必昏口手足厥冷無脈此時生死間不容髮當急以大劑參附回其陽如認作血暈而以前法治之則斃矣

產後發熱乃氣血大虧也卽有見識者亦必曰發散固不可且以輕劑疏通之此一句害人不淺總之脈必浮數與外感無辨一時不敢驟補也殊不知產後發熱我不管其是邪非邪有脈無脈一味八珍十全峻補之有邪自然汗解無邪自然熱退矣楊濬村曰產後亦有食物太早氣弱不能運而發熱者必兼惡心飽悶治宜健運爲主又有乳結不通作熱者治宜通乳若外感發熱必兼頭痛拘急等證脈必浮數有力補中益氣加荊蘇熱服補以散之切忌發汗　按產後關熱氣血多虛然稟氣大旺者全然不見虛狀卽或身體虛弱而所犯者確是實證斯皆不可一例而論

也張景岳全書云嘗讀丹溪書謂產後當大補氣血即有雜證以末治之一切病多是血虛皆不可發表此其意謂血氣隨胎而去必屬大虛故無論諸證皆當以大補爲先其他皆屬可緩余于初年佩服其說及執而用之則每爲所困經歷數次始悟其言雖有理而未免言之過也蓋產後氣血俱去誠多虛證然有虛者有不虛者有全實者凡此三者但當隨證隨人辨其虛實以常法治療不得執有成心概行大補以致助邪此辨之不可不眞也景岳現身說法一片婆心有益後人不淺鼓峯所謂不管是邪非邪有脈無脈一味八珍十全峻補之說猶屬一偏之見也學人苟能參觀而分別用之悉因其人其證而或清或補各得其宜庶幾可以兩全而無偏失之患哉

瘀血痛不發熱者以生地酒洗三錢當歸二錢桃仁去皮尖錢半白朮酒炒牛膝酒洗微炒青皮丹皮各一錢川芎八分與服二三劑自愈。愈後即以八珍湯調之。如瘀血痛而發熱者四物湯加桃仁紅花丹皮足矣。然倘腹痛口渴一退。亦以八珍湯與之。瘀血發熱腹必痛口必微渴 余嘗治一潘姓婦產後瘀痛產科用行瘀化滯藥者二十餘日瘀全不下其腹脹硬晝夜發熱飲食不入唇焦舌裂目睛赤而不和脈結澀而似無根呻吟叫苦無有寧晷。諸醫束手其父延余診視余曰觀其脈證大勢已危矣論瘀血畜積固當用逐但產後氣血兩虧陽機不化雖用硝黃不能推動惟有重劑温補一法。尚可救全其他則非余所知也其父與夫悉首肯求救乃以人參三錢附子炮薑各二錢肉桂錢半黃耆於朮各一兩歸身五錢炙甘草一錢定方命服服竟其婦連聲號叫一茶頃小腹作響下紫黑血塊如椀大者三四杯大者五六又一茶頃瘀血幾滿床席而人昏厥矣急以二煎灌之漸漸甦醒身汗如雨更配一劑夜分服之次日遂安。

產後泄瀉。斷不可利水。如有此等證、一味補中益氣湯、加白芍、如發熱而渴、乃陰竭也、六味丸另煎六君子湯、或人參湯下之、

產後不大便有至二十餘日者。不足爲患。然產婦急於便。必多努力。往往成玉門不閉子宮下墜之病。治之貴早。一味用八珍湯。加桃仁杏仁各二錢多則二三劑自下矣、

子宮下墜。乃勞力所傷也。補中益氣湯、加白芍倍用參耆白朮、如下墜而痛、大劑歸脾湯、加白芍、如因惱怒下墜而痛、此驟動肝火所致、歸脾湯加丹皮山梔、然當治之於早。如子宮乾枯不能升矣、玉門不閉治同。

產後感風。卒多成痓者。氣血虛故也。剛痓由血虛大劑四物湯倍用歸地。加鉤藤鉤軟柴胡。柔痓由氣虛。補中益氣湯。加鉤藤鉤軟柴胡。如主去風燥血之劑。則筋攣而成痓矣。無汗爲剛痓有汗爲柔痓 剛柔二痓作風燥治者。眞是不明理庸醫。然用四物及補中益氣二方。又配軟柴胡、輕者可以取效。若劇者非大溫補、不可。遲亦不效。

產後欬嗽。弱證之漸也。六味飲加人參主之。如兼發熱、歸脾湯、去木香加白芍麥冬五味、吞六味丸、然當於初起時卽用此藥、或有可救者。如經發散、用過涼藥、不效、 產後欬嗽、此二方雖穩當、若稍兼虛寒、更

當重劑温補若僅用此二方不知變換亦恐成弱

帶證

帶下是脾土虧損不能攝水也六君子湯加炮薑以實之甚者補中益氣湯加白芍半夏久服自除如脾土濕熱下流者六君子湯加柴胡黃芩丹皮白芍如惱怒傷肝者加味逍遙散加人參虧損者起於勞力面色痿黃不思飲食脈必大而無力且遲腰痠脚軟濕熱者起於飲食不節或多嗜酒帶色必兼黃濁而濃脈必大而有力兼見腰痠惱怒者以前諸證俱無但見面色常帶紅胸中常悶熱脈必弦數而有力帶證皆由中土虧損帶脈不能收引以致十二經脈因而內陷也重劑温補頻頻服去一月少愈百日可除

淋證

淋證婦女俱屬肝經濕火或小腸移熱一味逍遙散加六味若見發熱便屬陰虛疏肝益腎湯

痘瘡

發熱時先看有痘情然後用藥何謂痘情必先見耳冷骫冷脚冷眼如含水懶于言笑是也斯時投以加味葛根湯服至見點

葛根　青皮　升麻　桔梗　前胡　山查　木通　荆芥　撫芎　燈心　甘草

三日後用紅花湯。

紅花　蟬退　升麻　桔梗　前胡　山查　本通　荆芥　撫芎　燈心　甘草

如服加味葛根湯後。而不見點。是毒盛也。其證必重。若熱甚。氣悶譫語。腰無力。冬月卽於葛根湯加麻黃一錢。夏月加石膏一錢。甚者加至二錢。如冬月熱甚。過四五日。重證已見。而舌灰白色者。亦須以石膏合麻黃用之。夏月蘇葉薄荷俱可進退用之。若見點如糠粞。齊布熱甚。口臭。此脾經痘也。死不治。

如見點三日。痘已齊。而熱不退。此是毒盛。危候見矣。須以涼藥涼血。紅花湯去升麻撫芎山查。加生地丹皮與之。然此是乾紅候。百不一活。

六日已過。痘脚已齊。漿勢欲行矣。服桔梗湯。

桔梗　前胡　紅花　荆芥　蟬退　殭蠶　牛蒡子　燈心　通草

又三日發熱。起頂濃漿至矣。當和其毒。

丹皮　丹參　天花粉　連翹　荆芥　木通　殭蠶

其有變白色而發癢者。氣血虧也。五味異功散。加白芍以救其元氣。虛甚者。加人參白朮五六錢。大劑用

之自然有救或泥於庸醫發未盡而禁補或反咎發表欠透以致今日內陷者此殺人之論不可信也倘予大補不一二劑必然窠下漿來生氣勃然矣即有搔損破者亦自循皮爛臭而回生

五味異功散

人參　白朮　茯苓　甘草　陳皮

有一種變黑者乃毒盛變黑歸腎火盛水反制之從其化也非眞有毒能歸腎經也要在放點時必然部位不妙或根窠脚地有不如式醫者須先決到某日變黑歸腎而死

又有一種灰白色者亦毒盛也然不癢須以當歸黃連湯與之

當歸　黃連　生地黃　金銀花　天花粉　牛蒡子　荊芥　殭蠶　丹皮　燈草

自行起發至頂巳起矣至第六日當有回意用保元湯

人參　黃耆　甘草

至七八日竟用加味異功散加白朮

人參　黃耆　白芍　茯苓　陳皮　甘草　煨薑　大棗

如漿有不起頂不充滿而發癢窠殼脫落如梅花片下發瀉者虛甚也五味異功散加黃耆木香甚者附

子肉桂吳茱萸俱當用。

見點至回十二日矣。斯時惟恐摧折之餘。虛寒必甚。醫者須謹慎將養之。切莫以爲結痂在邇。不足慮也。一味加味異功散。直服至脫痂而色紅。方以飲食補之。

初起時。發熱一二日。便抽搐驚叫。不省人事。眼直或閃爍無定。或舞唇弄舌。魚口角弓等證。此是心經痘也。不必慌忙。但用加味葛根湯。當此之時。痘已隱隱在皮膚間矣。細看自然吉順。凡心經痘。決稀。自起至收。只要順序調理。決無變證。○肺經痘。見點熱久。或少見欬嗽。點數不多。不過百餘粒。吉多凶少。竟可不藥。不過發熱時。用幾劑表藥而已。○肝經痘。吉凶相半。然要論歲氣。有歲氣合者。其痘必吉。居八九。凶者或有一二。吉者發熱見點。起發結痂。按日而來。其有傳變者。皆屬肝經。古云。肝經多變。是也。肝經痘。不大不小。顆數調勻。○脾經痘最惡。發熱時必如火烙。放點時必如芝蔴。五六日定胃爛口臭。五六日內芝蔴點內。忽然發癍。九日必死矣。○腎經痘。發熱時昏沉壯熱。四五日尚不見點。忽然于腰下發癍。十二日必死矣。

初放點。必要在兩頰間鼻上。然後看太陽部位。俱有便是吉痘。歌曰。繞唇帶頰方爲吉。額角眉心總是凶。有面部未見。而額下一片簇簇而來。凶痘也。不治。有面部未見。而胸脯簇簇一片。及背上簇簇一搭。先見

者俱不祥。面部一見。四肢必頭頭而來。總之順不嫌多。逆怕一點。即彌月小兒。緊密亦何妨。但要調護得法而已。樹小花多此俗論也。

如兒小甚不能服藥。不可强與。乳母服藥以過其氣可也。此論道理如是。若論小兒初生。不過一點精血凝聚耳。初無飲食之毒。寒暑風露之感。根于天者吉。勿藥可也。但得乳母謹愼切戒油膩燂炙辛辣酒醋等物勿犯汚穢不潔之氣足矣。時取茵陳燒之懸酒噴胡荽于牀間以發其氣。兒自安穩也。如以數日內之嬰兒亦如童子按方投藥。痘雖吉而凶矣。以其臟腑脆薄未得水穀之氣也。如根于天者凶。即藥亦何效哉。

痘初發時要他瀉。瀉一通則痘起發幾分。何也。毒傳腑也。是裏傳表也。點一有即禁瀉。如不止而痘色漸漸白面色晃晃而白。急以六君子湯加煨薑救之。不可泥于毒未盡而猶多畏忌也。如果毒甚而瀉則嬰兒必捏扤不安口渴唇紅面色焮盛氣粗如點不齊不可用寒涼。只發表足矣。如齊而猶瀉雖黃連亦所必用。即于葛根湯加黃連七分可也。

肚痛一證最惡候也。未見點而痛葛根湯加麻黃亦可。有痛而身彎不能立者。胃敗矣。不治。見點肚痛亦須發之。痘色不變者可治。起頂發漿時而痛。是虛。五味異功散加白芍。

寒戰咬牙初起者毒盛也然咬牙者多而寒戰者少起漿之後寒戰咬牙者悉屬虛黃耆白朮散甚者加煨薑桂附。

痧證

痧證卽疹子又名瘄子準繩云痧證初起用升麻葛根湯合瀉白散其間宜加桔梗牛蒡子荆芥連翹薄荷等尤爲至當次日標形額鼻見點多者最吉以其清陽高上升也第二日葛根可去恐其開肌腠而耗津液也若熱甚勢重前湯必合白虎苓粉之類斷不可少若服藥後而熱愈甚者正毒達之故也得大汗而毒自解矣若略見標而不見形者此爲痧毒不透後必防瘄宜從養陰治甘露飲主之必多服乃效亦從汗解乃屢驗者。

又有一等小兒乳疹一日可解不必循三日九朝之說此以清火爲主兼解可也緣小兒稟質尙弱神氣有限如遇粗工不審虛實發散過多常致正氣虛脫而不可救者多矣

有痧毒痰喘甚者雖用石膏黃連如水淋石要知疹毒痰火蘊結上焦之故宜用栝蔞霜枳殼花粉金沸草等消痰清火如挾氣虛者加人參立應如痰上壅盛者可用牛黃珍珠散。

痧證腹痛者乃毒鬱于陽明故也宜服升麻石膏黃連之類若毒鬱于太陽以苦梗開之。

痧證多泄瀉。慎勿止澀。惟用升麻葛根黃連甘草。則泄瀉自止。

痧家不忌瀉。瀉則陽明之邪熱得解。是亦表理分消之義也。

痧後泄瀉。及便膿血。皆由熱邪內陷故也。大忌止澀。惟宜升散。仍用升麻乾葛湯。加黃連扁豆。若便膿血。加滑石必愈。

痧證不宜依證施治。惟當治本。本者。手太陰足陽明兩經之邪熱也。解其邪熱。則諸證自退矣。

升麻葛根湯

升麻　葛根　白芍　甘草

白虎湯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甘露飲

熟地　生地　天門冬　麥門冬　石斛　黃芩　枇杷葉　甘草　枳殼　茵陳

喫乳小兒。尚未出痘。有患疹者。名曰奶疹。不可與治正疹同法。今之兒醫。皆不諳此。往往誤人。辛巳六月。疹證盛行。沿門比戶。壞者累累。余家患此者。大小有七八人。次兒未週歲。發熱欬嗽。兒醫亦作疹治。辛涼透發。凡三

四肢皮膚間者有若無遂認為皮裏癮悶證也危言相恐更用大涼大發且禁喫乳余亦不經意以事出門抵暮方歸見其啼聲不出面青顖陷四肢與鼻尖俱冷忙捧至懷細視之頭向余胸似覓乳狀視其脈極微息止二三至急呼與乳儘其飽晚面色稍和肢體微溫顖亦略起但哭竟無聲少頃大瀉如水急投附子理中湯始得安臥次早熱退而疹亦不見矣連服溫補半月啼聲始出兒醫之子所患略同余以此告之勉其速進參附渠惑于家學不信余言反以為荒唐之說其兒竟以寒涼致斃嗟乎不但誤人兼且誤己執迷不悟始終一轍甚為憫之常謂為醫者當虛心博覽事事討一分曉然後出而應世致誤者庶幾少耳

吐瀉

小兒吐瀉除是明知停食受寒方可消導如枳朮二陳平胃之類其餘吐瀉乃肝木乘土而來急以七味白朮散安之萬無失一暑月尤宜補正吐加半夏七分薑汁製 瀉加白芍一錢酒洗炒

七味白朮散

人參 白朮 茯苓 甘草 木香三分 藿香八分 乾葛八分 煨薑引

兒醫於小兒吐瀉不審病因總以驚風痰食為混詞專以發散消尅為治法馴致成慢脾風者不少能遵錢氏專主七味白朮散赤子之無

辜而枉死者可少免矣。

驚證

驚證無論輕重。一味五味異功散。加軟柴胡鈎藤鈎。即爲外物所驚。亦是木氣虛。而受。切勿投抱龍鎮驚等丸。前人皆云肝無補法、惟涼惟瀉、先生獨云木氣虛而用異功散。勿用鎮墜之品高出前人一籌。

疳證

疳病無論五疳虛實、一味五味異功散、加黃連木香。萬不失一、若頭大肚大。筋青。四肢獨細。即黃連木香亦不可用。一味參苓白朮散主之。如疳而有蟲、大便必似水、而焦赤、無渣滓者是也、甚至經年累月、並用五味異功散一料。加蝦蟆一枚。酒炙 川黃連五錢薑汁拌炒

參苓白朮散

人參　白朮各五錢　茯苓　薏米仁　扁豆　芡實　山藥　川黃連各三錢　桔梗　砂仁　甘草炙各五錢

小兒疳病。即大人之虛勞。所列方論。補中。兼運。甚當。若虛寒者。亦須溫補。

傷寒捷論

表證

脈浮發熱惡寒頭痛項强身痛四肢拘急面慘洒淅喘與欬嗽目舌和口不渴大小便如常皆屬表證必待表解方可攻裏若誤下之必爲痞爲結胸爲懊憹矣

肌肉

脈尺寸俱長目痛鼻乾唇焦漱水不欲嚥俱邪在陽明肌肉經也勿將藏府混治

半表半裏

脈不浮不沉頭汗出盜汗耳聾舌滑脇痛嘔吐口苦目眩往來寒熱默默不欲飲食未經下過胸中脹滿皆半表半裏證也此經有三禁惟小柴胡加減和解誤用他藥則爲壞病矣

傳經裏證

脈沉而有力自汗潮熱惡熱腹痛下痢腸垢下利清黃水小腹滿而硬者硬而痛者大便祕結小便多者轉失氣咽乾齒燥目不明不得眠譫語狂斑頭痛發熱俱止手足心幷腋下有汗出舌胎黃黑及津液枯槁已上不拘日數多少皆傳裏證也下之無疑若誤汗之則爲狂爲斑爛矣

直中裏證

脈沉細無力乾嘔不渴嘔吐清涎背惡寒倦臥多眠囊縮唇甲青身痛如被杖四肢拘急不發熱四肢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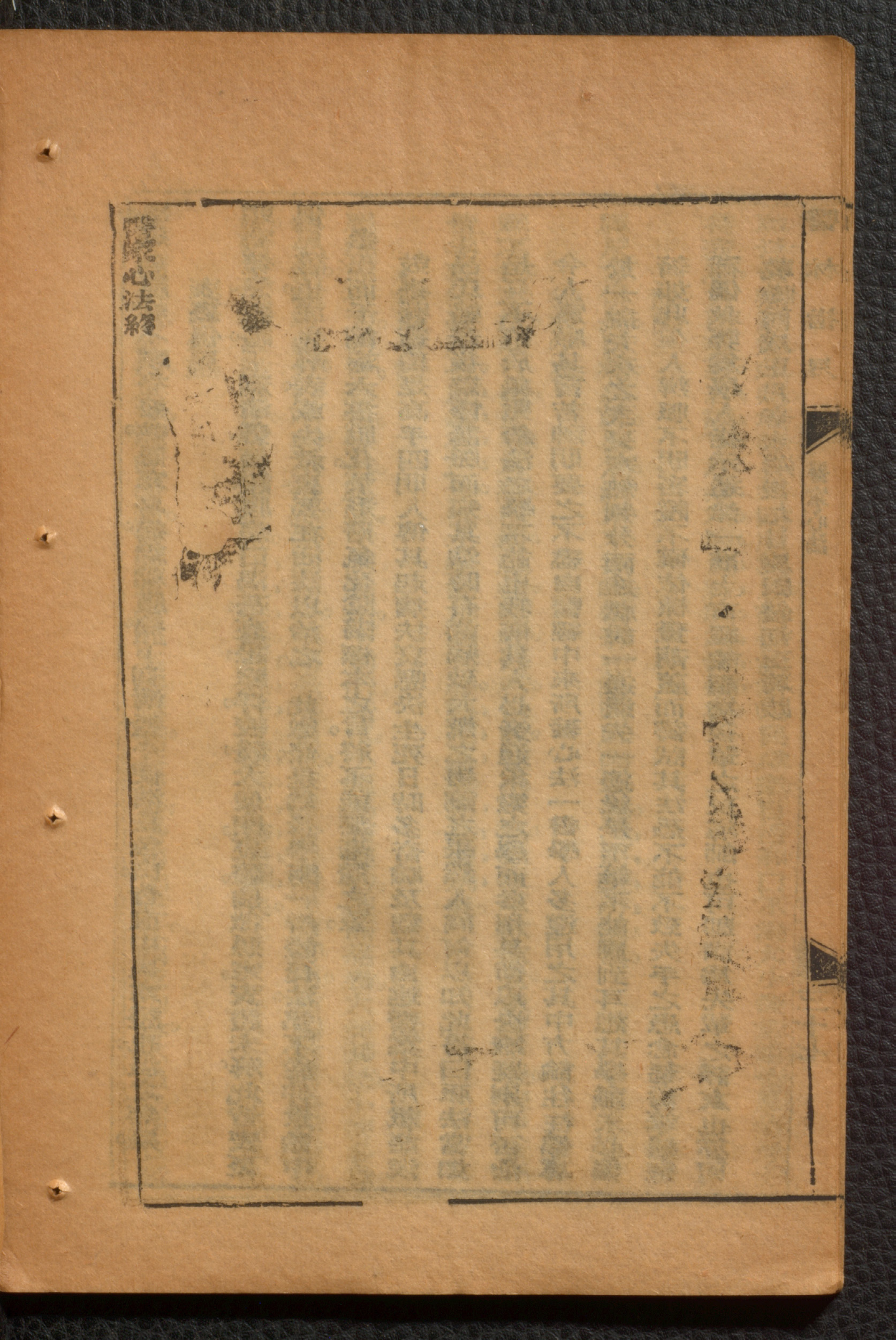
冷過於肘膝不頭痛發熱惡寒身痛綿綿腹痛下利清穀小便清長色白皆直中裏寒證也温之無疑

表裏俱見

頭痛發熱表證下利清穀裏證腹痛口渴甚裏證脈浮表證大便閉裏證倘微惡寒表證未解此皆表裏俱見證也或先解表或先救裏要在活法以治之　此數條是爲後學開一辨證捷法第不從仲景論中參出而于節菴六書脫化於形層氣化陰陽標本之旨終不能無毫釐之差

鼓峯醫術自是高手四明人傳其起痼扶衰懸決生死日時多奇驗及觀其自述醫案中所載語涉呂氏婦產後驚悸診脈而知其幼時有齒病致大驚之事詢之果然人問何以知此答曰脈法當如是耳不精於象數鈐法之學不能也我儀其人必旁通象數之學而參用其術以決嫌疑別可否洵令人震駭其言若神明要之不盡自醫經中來所著心法一書學人多遵用之其中方論往往偏執於一說夫疾之表裏寒熱判分兩途祇說一邊遺失一邊緣是下筆不能周到耳想其學識未必徧著如此但人辨脈不明審證不確依樣畫葫蘆而嘗試其法恐不能不致失手之患念藝薈筆糾繩補偏救弊爲學人指示迷津一准上古經論謂爲後輩之良導師也可即謂爲先輩之諍友也亦可

乾隆丙戌正月辛未朔後九日庚辰錢江王琦跋



醫學心法終

易氏醫按

撫州易大艮思蘭氏錄

瑞州一婦產後半月餘胃中有清水作逆而吐以為胃寒令煮雞倍用薑椒初覺相宜至三五日清水愈多以薑椒煎湯時時飲之近一月口氣漸冷四肢發厥晝夜作逆腹中冷氣難堪有時戰慄用四物湯人參一錢至二錢初服少安久則不應又加炮薑亦不效衆議用附子理中湯主人自度非寒證請予予診六脈俱無以食指復按尺部中指無名指按尺之後脈來實數有力左右皆同發言壯厲一氣可說三五句唇焦頰赤大便五六日一次小便赤少此實熱證也詢之其俗產後食胡椒炒雞爲補此婦日食三次半月後遂得疾予用三黃湯治之連進四盞六脈俱現薑椒湯不欲食矣又進四盞身不戰慄清水減半服四日口中熱氣上升滿口舌尖俱發黃小粟瘡大便八日不通以四苓合涼膈散空心一服至午不動又以甘草煎湯調元明粉五錢熱服一時許腹中微鳴吐出酸水一二碗大便連去二次又服元明粉七錢所下皆黑彈糞十數枚後以四苓散三黃山梔枳殼調理一月全愈○主人曰荊人之病醫皆以爲虛而用薑附生竊疑之欲以爲熱而六脈俱無欲以爲寒而薑附不應先生一診而遂用大劑三黃湯更加元明粉寒涼之劑以通之不以產爲掣肘公何見也予曰脈證明顯不詳察耳脈法云極大極微最宜斟

酌凡診脈遇有極大無力者須防陽氣浮散于外若極微之脈久久尋而得之于指稍稍加力按之至骨愈堅牢者不可認作虛寒今脈左右三部初按愈無再以食指按其尺部中指無名指按其尺後脈來實數有力所謂伏匿脈是也此乃陽匿于下亢之極矣又大便祕結小便赤少唇焦頰赤氣壯言高自脈與證觀之其爲實熱明矣若果虛寒脈當浮大無力何以實數有力證當氣息微弱何以言貌強壯謂其虛而用薑附者未當也主人曰既爲熱證然而口氣冷吐清水四肢厥時戰慄此數者又有似于陰何也曰小此正熱極似水亢則害承乃制也猶之天地之冬陽遏于下地泉反熱陰浮於上寒威凜冽故今之口氣冷四肢厥而吐清水者亦陽遏陰浮之義也至於戰慄則熱入血室熱極則生風然熱在膽胃不在心經故言語眞誠而不妄也其致病之由本於食椒雞過多蓋產後之證肝腎虛寒胡椒之性味辛熱能散寒逐敗雞屬巽而入肝性溫能活滯血而養新血雞可常食椒性大熱有毒不可過多多則熱毒積於陽胃之中而諸怪證作矣至于服薑椒而反現寒證者正古云服黃連多而反熱服薑附多而反寒之謂也予用三黃者黃連味苦入心苦能下泄如天氣下降引地氣上升陽氣升則寒邪退黃芩利大腸之熱毒黃柏生腎水以制火毒甘草梢解諸藥之毒元明粉軟堅四苓合涼膈散清利大小便此藥一服故口再生瘡其毒自口而出雖不補產後之虛內邪既去則正氣自昌而虛弱者充實矣是不補之中而有大補者

在也。

一男子病寒熱、衆以瘧治、年餘不愈、又以爲勞瘧虛瘧、用鱉甲散、補中益氣等湯、俱不效、就予診脈、左右三部俱浮大無力、形瘦色黑、飲食不美、次日復診、與前脈同、予知爲陰虛發熱病也、早進六味丸、晚服補陰丸、七日後、飲食漸美、寒熱減半、又服一斛、未一月而全愈〇病者曰、予因病久服藥罔效、遂究心於醫瘧疾一門、尤爲加意、諸書未有以六味丸補陰丸治瘧者、公獨用之而效、何也、予曰、治病貴先識病情、病有眞是者、有似是而非者、譬之傷寒有類傷寒、中風有類中風、瘧有類瘧、君之瘧、似瘧非瘧、乃陰虛發熱之證也、蓋瘧之狀、寒熱間作、寒來時四肢厥逆、熱退時得汗始解、今雖有寒熱往來、或一日一次二次、但寒而不厥、身熱如火、熱退身涼、又無汗、兼之形瘦色黑、怔忡不睡、口渴便燥、飲食不美、豈可以爲瘧乎、且瘧脈當弦、病來時脈弦而大、病退時脈靜而弦小、今則浮大無力、非弦也、早晚相同、非先大而後小也、誠陰血不足、陽火有餘、而火發於外則爲熱、火鬱於中則爲寒、形瘦者火之消爍也、色黑者火極似水也、怔忡不睡者心血虧損也、飲食不美、口渴便燥者、火熾於上下也、合脈與證觀之、其爲陰虛火盛明矣、故予用地黃丸以生腎水、瀉心火、補陰丸以養血滋陰、陰血一充、則火邪自降、寒熱退而諸病悉痊矣、此予用二丸意也。

一婦人患崩、晝夜十數次、每次去血升餘、用止血藥、血愈甚、臥牀月餘、羸瘦食少、面青爪黑、氣促痰喘、請予診治、診得心脈平和、肝脈弦大時一結、肺脈沉而大且有力、脾胃脈沉濇、兩尺沉而無力、予曰、此氣鬱證也。詢之、果未病數日前、進午餐、因小婢忤意、發怒、遂擣此疾、隨以四神散與之、服藥半盃、未及一時、頓覺神爽、諸病減半、舉家欣躍、予曰、未也、明日子時分、指甲變桃紅色、方可救、至期、甲色果紅、予復診之、左三部如前、肺脈微起、脾胃雖沉緩而不濇、二尺照舊、予謂其家曰、午時血當大崩、毋得驚惶、以駭病者、至期果然、下紫黑血塊寸許大者數枚、自此遂止、後用壯眞五和丸、調理月餘全愈、次年六月、生一子○或問曰、崩血證也、諸用血藥不效、公用氣藥而諸證頓除者何也、予曰、崩雖在血、其源在氣、書有曰、氣如橐籥、血如波瀾、決之東流則東、決之西流則西、氣有一息不運、則血有一息不行、欲治其血、先調其氣、或曰、血病治氣、理固明矣、嘗見有調氣而血疾不愈者、有不調氣而治血亦愈者、又何也、予曰、所因有不同耳。有因血而病氣者。有因氣而病血者。能以脈證辨之。而治法之先後定矣。且如人有稟來血弱者。有偶傷力而失血者。假使血虛氣必盛。陰虛火必熾。其證欬血咯血便血。作渴。日晡潮熱。五心煩熱。甚則咽喉腫痛。變證百出。此因血而氣病者也。此皆以血爲主。治以養陰退火。滋陰降火之劑。而以氣藥兼之。斯不調氣而血亦愈矣。此證右肺主氣。時值正秋。金氣當令。脈宜浮短。今反沉大。失其令矣。書有云。下手脈沉便

知是氣大者火也氣有餘卽是火況而兼大是氣鬱而不運也況肝木至秋脈當微弱茲反弦大而結肝木結者血積於內也此病原因怒氣傷肝肝火鬱結血不歸經而妄行耳茲非因氣而病血者乎惟其所因在氣此予以治氣爲先也或曰指甲已黑矣君斷子時當變紅血已止矣君斷午時復來何也予曰此正陰陽生長之妙也蓋血活則紅血凝則黑爪甲黑者血凝而不散也今用藥以行其氣至子時一陽初動氣行則血行肝血一行其血卽活故黑甲變而紅矣至午時一陰復生肝乃乙木乙木生於午肝氣得令其邪不能容故積血於此時盡出積出則源潔源潔則流清氣運血行循環經絡而病已矣或曰四神散不過數味常藥而已何功之奇如此予曰藥不在多貴用之得其宜耳此方香附能行氣以之爲君烏藥助香附行氣以之爲臣蘇梗通十二經之關竅白芷化腐血生新血用之爲佐當歸引氣入心而生新血撫芎引氣入肝舒肝之鬱而去舊納新神麯引氣入脾暢脾結而統新血白朮健脾胃而和中氣用之爲使以行氣藥爲主活血藥輔之此治血先調氣之法也

一婦人患渾身倦怠呵欠口乾飲冷一月不食强之食數粒而已有以血虛治之者有以氣弱治之者有知爲火而不知火之原者用藥雜亂愈治愈病自夏至冬病覺微瘥逮次年夏諸病復作甚於先年肌消骨露家人憂之請予診治診得三焦脈洪大侵上脾肺二脈微沉餘部皆和平予曰此肺火病也以梔子

湯飲之進二服卽知飢喜食旬日氣體充實如常後因久病不孕衆皆以爲血虛而用參耆爲君大補之補半月胸膈飽脹飲食頓減至三月餘而經始通下黑穢不堪或行或止不得通利其苦萬狀予治以順氣養榮湯十數劑一月內卽有孕○其夫曰荊人賤恙自處子時至今二十載矣幸遇君而獲愈但凡病不外乎血氣有治血者固不效治氣者亦不效君獨以火治之而效者何也予曰尊閫之脈左手三部和平無恙惟右寸微沉右尺洪大侵上此三焦之火升上而侮金也書曰火與元氣不兩立火盛則元氣弱元氣弱則諸病生渾身倦怠者火耗其精神也呵欠者火鬱而不伸也口乾飲冷者火熾于上也飲食不進者火格于中也肌消骨露者火氣銷鑠也諸病皆緣于火若不先治其火血氣何由而平故予用山梔炒黑以去三焦屈曲之火人參麥門冬收肺中不足之金烏梅酸以收之火勢旣降金體自堅氣暢血和而愈矣不窮其源而拘拘于血氣何益哉又問曰病源吾知之矣數年不孕又何也予曰婦人之孕在乎經調經之不調由于氣之不順也衆皆以爲血虛而補血若經水過期而色淡肝脈微弱而無力謂之血虛可也今過期而多每來三五日方止其色紅紫肝脈有力乃氣滯血實也何以謂之虛氣滯血實而復用參耆補之則氣愈滯血愈實安得月水如期而孕耶故予以調氣藥爲主以養血藥佐之氣順則血行經事依期而妊娠有準矣向以降火爲先而愈疾今以調氣爲主而有胎治法不同病源則一何也氣者

火也氣有餘卽是火其病歸於氣鬱而已鬱氣一舒火邪自退得其病本隨手取效也張子和云求得標只取本治千人無一損此之謂也

一人患齒病每有房勞齒卽俱長痛不可忍熱湯涼水俱不得入凡有惱怒病亦如之十年前尙輕十年後殊甚每發必三五日呻吟苦狀難述竟絕慾服補腎丸清胃飲俱不效一日因疾作七日不飲食請予視之診其脈上二部俱得本體惟二尺洪數有力愈按愈堅予曰此腎經火邪太盛也以滋腎飲餌之藥入口且漱且嚥下二盞隨覺丹田熱氣升上自咽而出復進二盞其痛頓止齒卽可叩遂愈永不再作○其人問曰吾病齒二十年所試藥不下百餘皆未效君用三味而奏功俄頃何也予曰齒屬腎諸痛屬火今診得脈洪數有力愈按愈堅蓋沉濡而滑者腎脈也洪數有力者心脈也腎脈不沉濡而洪數是所不勝者侮其所勝乃妻入乘夫腎經中已有火邪矣如遇房勞則相火一動邪火上沖故齒長而痛也又腎者肝之母肝者腎之子肝主怒怒氣一發則子益母氣木來生火而火愈熾矣齒豈不長而痛乎其用清胃飲者以牙齦屬陽明胃也此惟胃脈洪數者爲宜今胃脈平和是胃無恙用清胃飲何益也非惟無益且寒涼傷胃反飲食不進矣又腎主骨齒乃骨餘腎經火盛致令齒長復用補陰丸治之中有乾薑等藥以火濟火其痛愈甚故用黃柏爲君以滋腎水泄腎火青鹽爲之引升麻升出腎經火邪藥一入口

覺丹田火熱上升自咽而出腎臟一清齒自安矣何必清胃補腎哉

一人患膈滿其證胸膈胃脘飽悶臍下空虛如飢不可忍腰腿痠疼坐立戰搖日夜臥榻大便燥結每日雖進清粥一二鍾食下即嘔酸吐水醋心衆作膈治服藥二年許不效戊辰歲請予診治診得左右寸關俱沈大有力兩尺自浮至沈三候俱緊按之無力搖擺之狀予曰此氣膈病也須開導其上滋補其下兼而行之可也遂以暢衛舒中湯投之每日空心服八味地黃丸百粒服二日噯氣連聲後亦出濁氣五日可以坐立啖飯二碗服藥至二七動履如常○或問曰公用暢衛舒中湯甚爲得旨復用八味丸內有桂附似與痞塞不宜乃兼用之何也予曰人病有水有火治法有通有塞此乃火鬱水虧之病予用塞因塞用之法也請以其脈言之兩寸居上其脈當浮雖無沈數卻俱沈大左寸沈者神之鬱也右寸沈者氣之鬱也按之大者火鬱在上也火者氣也氣有餘即是火經云濁氣在上必生䐜脹故胸膈胃脘飽悶脹痛也火之性炎上今鬱而不行是以湯水入咽迎而不下停於胃口火氣燻蒸而嘔酸吐水之病作矣左關當弦不弦右關當緩不緩二部俱沈大頂指此正氣鬱而不伸也惟其氣鬱於上故飲食至咽而還飢不可忍者倉廩空虛也大便燥澀者津液不生也兩尺三候俱緊緊則爲寒此又寒邪從虛而入主腰腿痠疼坐立戰搖終年臥榻而不能起矣以此病觀之痞滿在上乃邪氣太實火有餘而不能降也衰弱在下

乃正氣大虛水不足而不能升也實者而不散之則正氣益虧虛者而不補之則邪氣易熾故治上焦則用暢衛舒中湯有香附蘇梗開竅行氣蒼朮健中貝母開鬱痰連翹散六經之火撫芎提發肝木之困神麯行脾之鬱南木香逐氣流行桔梗升提肺氣沙參助正氣而不助肺火此方升上焦之火邪乃火鬱發之之義也治下焦則用八味地黃丸此丸滋補下元又塞因塞用之法也火鬱發之則邪氣不實虛弱補之則正氣自充上下交治補瀉兼施水自升火自降膈舒食進而六脈俱復平矣使偏用湯藥舒散上焦火邪而不兼補下之藥雖能解散鬱火於一時其火無水制必然復生而痞滿之疾恐尤勝於前也治病者可不拔去病根哉

一士夫素耽詩文夜分忘寢勞神過極忽身熱煩渴自汗惡寒四肢微冷飲食少進初以爲外感先發散次解和不應又用補中益氣參加二錢踰月而諸證仍前一日午後發熱忽耳聾不知人恍惚譫語時季冬請予診與一宿醫同視之宿醫曰此少陽證也當以小柴胡和之予診得六脈皆洪大無力曰此非少陽證乃勞神過度虛火證也宿醫持前議遂以小柴胡去半夏加花粉知母予謂其友曰服此藥必熱愈甚當有如狂證作服之少頃果胸如火炙刀刺發狂欲走飲冷水一盞始定復求予治予以人乳拌人參湯與服之當日進四服濃睡四五時病減其半次日又進四服六脈歸經沉細有力終夜安寢諸證悉除

○士夫曰吾病數月諸人用傷寒治法先生獨以虛火治者何也予曰傷寒之病自表達裏六日傳徧經絡復傳至二十一日外雖有餘證亦當從雜病論今已二月矣豈可復以傷寒論乎況傷寒少陽之脈當弦長有力今六脈浮洪滿指無力此豈少陽脈耶蓋因平日勞神過度心血久虧肝無血納脾無血統陽氣獨盛孤陽日久氣即火也經云壯火食氣火與元氣不兩立火盛則元氣耗所以有發熱煩渴自汗惡寒等證然猶不可以血虛氣盛論乃水涸火勝之證也與傷寒實證較之大不相同小柴胡豈對證藥哉士夫曰先生何以知服小柴胡當發狂予曰傷寒少陽證乃實證也以小柴胡等藥治之所以泄其實也公乃陰虛之病非實病也而以此藥泄之則元氣愈虧陰火愈熾焉有不狂之理士夫曰用小柴胡固非矣用補中益氣而亦不效何也予曰公之病乃陰病也補中益氣補陽者也陰虛而補陽則陽愈甚陽愈甚則陰愈虛所以不效也士夫曰先生用人乳何義予曰人乳純陰嬰兒純陽純陰配養純陽何嘗更用他物充其飢渴公之證用人乳者是以眞血補其眞水又以人參導引散於諸經以濟其火與他藥不同故見效最速也

一春元下第歸得寒熱病每日申酉二時初以微寒即作大熱而躁躁甚如狂過此二時平復無恙惟小便赤黃而澀往時一有心事夜即夢遺每日空心用鹽飲燒酒數杯醫皆以病爲瘧用清脾飲柴苓湯并

截藥俱不效請予診治診得六脈惟左尺浮中沉取之皆洪數有力餘部皆平予曰此潮熱病也以加減補中益氣湯治之日進一服三日而病漸退復用六味地黃丸兼前藥調理一月而安○其叔曰姪之病衆以為瘧公獨不以瘧治何也予曰非瘧也乃潮熱也潮者如水之潮依期而至八法流注云申酉二時屬膀胱與腎此病專屬二經二經水衰火旺當申酉時火動於中故發熱而躁躁屬腎也曰敢問非瘧之故予曰瘧疾之脈肝部必弦今肝部不見弦脈惟左尺浮中沉皆洪數有力蓋腎與膀胱屬水水性流下腎脈當沉濡而滑今三候俱有脈不沉也洪數有力不濡滑也此為失水之體因平日斲喪太過腎水虧損陰火妄熾加之鹽飲燒酒徑入腎經故脈洪數有力小便赤黃而澀若瘧脈豈有此哉曰此莫非陰虛動火乎曰陰虛之熱自午至亥發熱不間今惟申酉時熱過此便涼與陰虛不同曰吾兄以醫名者亦嘗用補中益氣湯而不效何也予曰加減之法或未同耳予之去柴胡升麻加丹皮澤瀉黃柏者丹皮瀉膀胱火澤瀉瀉腎火黃柏為君以生腎水水旺則火衰而寒熱退矣用六味丸者亦取有丹皮澤瀉耳如不加此而仍用柴胡升麻此乃肝脾之藥以之治腎所以未效

一儒官仲秋末患便閉證初因小便時閉服五苓散八正散益元散俱不效一醫診得二尺俱無脈作下元陰虛水涸用八味丸治之日一服服三日大便亦閉口渴咽乾煩滿不睡用脾約丸潤腸丸小便一日

數十次惟點滴而已大便連閉十日腹滿難禁衆議急用三一承氣湯下之服後微利隨閉又加小腹適脹滿痛復用舟車丸遇仙丹每空心一服日利三五次裏急後重糞皆赤白如此半月日夜呻吟惟飲清米飲及茶盂許九月終請予診治診得兩寸沉伏有力兩關洪緩無力兩尺不見予曰關尺無恙病在膈上此思慮勞神氣祕病也以越鞠湯投之服一盂噯氣連出再一盂大小便若傾所下皆沉積之物渾身稠汗因進薑湯一盂就榻熟睡睡覺覓粥進二盞次早復診六脈無恙調理氣血數日全愈〇一士夫問曰吾友病脈兩寸俱沉兩關洪緩兩尺不見衆皆以爲尺脈無根君獨以爲尺脈得體衆皆曰痢疾君獨曰氣祕何也且二便皆閉其病在下用下部藥者似爲近理君反以上部藥收功又何也予曰人身之病有上有下有表有裏雖有不同不過一氣爲之流通耳氣之通塞均于脈息辨之今兩尺皆無衆泥經文謂如樹之無根矣不知今年己卯燥金司天君火在泉己土運于中正是南面以象君位君火不行令兩尺不相應今兩尺隱然不見正爲得卯年之體若尺脈盛于寸則爲尺寸反矣經曰尺寸反者死豈八味丸所能治乎然而裏急後重赤白相雜痛則欲解有似乎滯下之證但滯下之脈見于兩關今關脈不浮不緊不數其非滯下明矣既非滯下而用承氣舟車遇仙等藥則元氣爲之大傷而病愈增矣其病源在上焦氣祕而下竅不通也心脈居上兩寸之脈當浮今不浮而沉下手脈沉便知是氣氣鬱不行則升降

失職是以下竅祕結二便不順吸門不開幽門不通正此謂也譬如注水之器閉其上竅則下竅不通水安從出乃不治上部而專治下部攻之愈急則元氣愈陷二便何由而利耶予用香附之辛以快滯氣蘇梗通表裏之竅連翹香辛升上以散六經之鬱火蒼朮神麯健脾導氣散中結于四肢炙甘草以和中少加桔梗引黃芩枳殼蕩滌大腸之積山梔去三焦屈曲之火而利小腸撫芎暢達肝木使上竅一通則下竅隨開裏氣一順則表氣自暢是以周身汗出二便俱利正所謂一通百通也夫氣祕者病之本便閉者病之標予惟治其本故見效速也

省亭殿下己卯七月病痢衆始治以通利之劑次行和解又次滋補月餘而病甚每日行數次肚腹絞痛但泄氣而便不多起則腰痛屈曲難伸胸膈脹滿若有物礙噯氣連聲四肢厥逆喘息不定召予診治診得兩寸俱沉大右寸肺脈更有力右關沉緊左關弦長而洪實兩尺沉微來去一樣予曰此神勞氣滯之病也以暢中湯進之服後兀兀欲吐冷氣上升噯氣數十口即大便所去穢污頗多胸次舒暢腹中覺飢自午至酉止去一次四肢不厥肩背輕快六脈平復但心內怔忡頭目昏眩飲食無味用六君子湯加香附砂仁二劑胃氣漸復眩運怔忡乍止乍作又以補中益氣湯加蔓荊子茯神棗仁黃柏半月而諸證全愈〇重九日殿下置酒謝予問曰吾病痢二月始用通法繼服調理脾胃之藥月餘而痢反劇先生用枳

殼黃芩寬利大腸而痢頓止者何也予曰殿下之脈兩寸俱沉左寸沉者心火鬱於下乃神勞也右寸沉而有力者蓋肺主氣與大腸爲表裏七月金當令之時脈宜浮短是正令不浮而沉者因思則氣結不得循環失其升降之常惟走大腸順道氣滯而下陷故作裏急後重有似於痢實非痢也曰有謂四肢厥逆大腸久滑當用附子温之者有謂內有宿積作痛當用硝黃下之者二說孰是予曰皆非也殿下肺脈不浮而沉是金不得令也金不得令則不能制木故肝脈不弦細而弦洪不當王而反王木來侮土脾氣轉結於內不能運故四肢逆而厥冷所謂熱深厥亦深也熱厥者上不過肘下不過膝脈伏有力可驗也旣爲熱厥豈可復用附子大熱之劑夫用附子温之者固非矣而欲攻以硝黃者亦非經曰心藏神多念則神勞脾藏意多思則氣結氣結故腹痛下利若復加以寒涼之劑其結愈甚此硝黃所以亦不可用也予惟以辛涼之劑散之有香附辛温以快肺氣蘇梗疏通諸竅神麯舒脾氣而化脾積蒼朮燥濕引脾氣散於四肢撫芎暢達肝氣黃芩枳殼蕩滌大腸加甘草以和中使氣升而循環經絡積去而大腸通快又何腹痛之不減而厥逆之不除哉

大司馬潭石吳公甲戌季春臥病兩月發熱欬嗽痰喘氣急胸膈痞滿手足面目俱浮腫衆惟清金寧嗽又以脾胃久虛發腫用利水兼補劑其病益甚予診其脈左寸浮而無力左關弦長推之於外內見洪大

而芤促過寸部一分左尺沉弱無力右寸沉而滯芤氣口脈按之緊而且牢時或一缺右關中和無力右尺隱隱不動予以爲心乃一身之主腎爲性命之源二脈不病雖危不妨唯以右寸并氣口脈斷之寸口沉而芤非痰乃血也書云弦缺而緊沉細而牢六部見之皆爲積聚今氣口緊而缺此積血在肺胃之間壅滯其氣氣滯則血凝乃積血證也時值季春地氣上升因用越法治之進以暢衛豁痰湯辰時服藥至午未時氣急小便全無將暮吐紫黑血二三升臭不可聞證頓減八九六脈豁然予曰半夜時當有汗可預防之無令太過至期果然次日脈平氣和惟欬嗽常有二三聲而已以枳桔二陳湯加香附歸尾茜根茅根童便調治三日之間上部之疾全愈但脾腎之脈無力飲食少味四肢倦怠再用六味地黃丸早晚百丸午以補中益氣湯加麥冬酒炒黃連調其中半月後氣體充實而諸病悉痊矣○潭石公曰余之病積血明矣但此方皆氣藥何以能治血病予曰血隨氣而行氣呴血而動氣順則血行氣滯則血積治此病者須以調氣爲主前醫用氣藥而不效者因其雜亂不知升降次第之宜不察臟腑標本之異又不用引藥爲之導引故也夫血在肝經當用血藥今血在肺胃之間徒用血藥何益哉宜用氣藥開提其氣以引經藥導之氣上則血隨之而升自然越出而安矣至於辰時服藥而午時小便全無者元氣隨藥氣上升而不降非津液竭也又至半夜而汗出蓋汗者心之液心屬火爲陽陽氣至子時發動陽動則汗出正

所謂一通而百通也。予製此方。以蘇桔開提其氣。香附連翹蒼朮貝母前胡解散其鬱。赤芍活動其血。此藥一進。則鬱者舒。積者散。沉滯者升而上矣。一越而百病除。何必拘拘治血哉。譬之捕賊。然必須採知道路地勢。民情土俗之人。爲之向導。庶戰則賊易就擒。逐則賊遁有路。否則我兵進且無路。安知賊巢所在。欲與之遇且不得。更望其畏服而遁走耶。古人云、用藥如用兵。信哉。次年乙亥冬、公總漕河、董築孟城湖堤、丁丑冬、閱新堤、步行數十里、勞神過度、汗透重裘、衣濕身涼、飲薑汁熱酒十餘杯、當卽頭眩目昏、胸滿燥渴、大吐鮮血四五日、一老醫以刼藥止之、三日後、胸膈氣滿、左脇悶痛、飲食漸少、午後燥熱、欬嗽連聲、半月後、面目手足腫脹、有以爲酒色過度、陰虛火動、而進滋陰降火藥者、有以爲勞神太過、傷饑過飽、而用補脾胃消痰化食之劑者、服二藥、左脇益痛、難以轉側、予診其脈曰、此卽甲戌春之病、復作也、但昔之積、在肺胃之間。今之積、在左脇之下、公曰、亦用昔之吐法乎、予曰、昔病在春、地氣上升、當用吐法、今乃寒冬、天氣收藏、豈敢輕伐天和、須先以疏導之劑、通其經絡、後以湯滌之藥、逐血下行、徐徐調和榮衛可也。面目浮腫、非水腫也、乃血病、而氣無所附、故氣浮於外耳、必欲消腫、只去其血積、則氣自歸經、而腫卽消。矣、公不聽予言、益勞於公務、日服去水消腫之藥、泄去眞陰、小便全無、虛煩作燥、氣喘而痰不能出、不月而歿、惜哉、歿時口中噦出紫血數升、衆皆驚愕、於是始信予言爲不誣。

掾史徐文淙妻臥病三年，身體羸瘦，畏寒戰慄，後發熱，得汗始解，脊背拘疼，腰膝軟弱，飲食不進，進則膓鳴作瀉，心虛驚悸，胸肋氣脹，畏風畏熱，頭眩目昏，月信愆期，莫知其病之原也。予診其脈，朝診之已得其概，暮診之與初無異，書云早晚脈同，病雖危而可療。其脈左寸左關右寸右尺，失其升降之常，惟脾腎二脈平和，知其病困久矣。徐子曰，寒熱往來，戰慄出汗，既汗乃解，得非瘧乎。予曰，久瘧之脈，病來脈弦而大，病退脈靜而弦小。茲脈早晚無異，豈得爲瘧。徐子曰，病形羸瘦，聞響心驚，畏風畏熱，自汗如雨，飲食不進，月信不行，得非產後弱疾乎。予曰，雖有諸證，應乎四部之脈，脈體不失五行之象，且去來皆緩而無沉小疾數之脈，何爲弱也。曰，經期已過三月，得非孕乎。予曰，陰搏陽別，謂之有孕，今陰脈沉滯，陽脈不別，焉得有孕。曰，飲食少進，即便瀉出，非脾胃泄乎。予曰，脾泄者飲食不化，今腹響一陣，瀉一陣，糞皆黃水，熱下，此是火能化物，與脾何干，此正是氣鬱病也。氣有餘即是火，火與元氣不兩立，元氣已虧，不可多藥。今將脈證開具於左。左心小腸屬火，火本炎上，脈當浮大而散，今診得心脈雖大而散，尤欠浮，不浮者何義，心爲一身之主，藏神而生血，宜常靜而不宜多動，人能靜養，則心血充滿，脈自浮大，若不能靜養，事事攪亂，心無寧刻。斯神不安而血不充，血既不充，是以脈無力而不浮，怔忡驚悸之病，由之以生也。況診至七八至，或十二三至，又往下關中一獵，有類以灰種火之狀，此乃君火鬱于下而無離明之象也。據脈論證，當有

胸中煩悶蒸蒸然不安。蒸出自汗。則內稍靜。而腠理不密。畏寒爲驗。左關肝膽屬木。脈經云。宜弦細而長。玆診得左關弦長而不細。又雖長不可出關。玆侵上寸部二分。推之於內。外見洪大有力。是肝氣有餘也。蓋因火子鬱於中。下不能承順正化之源。木母太王。上助心火。中侮脾土。又肝藏血而主筋。病當頭眩目昏。脊背項强。卒難轉側。背冷如水。甚則一點痛不可忍。下則腰膝軟弱無力。脾胃不和等證爲驗。左尺腎與膀胱屬水。經云。脈宜沉濡而滑。惟此部得其正。往來不匀。按不搏手。是無孕也。右寸肺與大腸屬金。脈宜短濇而浮。玆沉滯而大。按三五至。或十數至。一結。結乃積深。脈沉是氣。此正肺受火邪。氣鬱不行也。病當胸膈不利。或時悶痛。右肋脹滿。飲食不便傳送。大腸鳴泄等證爲驗。右關脾胃屬土。其脈宜緩而大。此部雖然無力。猶不失其本體。右尺三焦命門屬相火。君火不得令。相火代君行令。書有云、命門還與腎脈同。蓋謂右尺雖是火。體亦當沉靜。不宜浮大。此部浮取三焦。脈浮而無力。侵上脾胃。是君火鬱於下。而相火升於上。侮其金也。病主氣滿。胸膈嘈雜。飲食不利等證爲驗。詳六部脈證。惟左尺得體。腎爲壽元根本。倘固。右關脾土爲木所侮。雖是少力。然來去緩大而不弦。此五臟之源。生氣有存。無足慮也。予惟探其本源治之。先投以和中暢衛湯三劑、而肺脈浮起、胸次豁然、諸證頓減、繼以清中實表、固其腠理、月信太行、久積盡去、表裏皆空、用補陰固眞之劑、并紫河車丸、日進一服、月餘全愈、〇徐子曰、敢問用和中暢衛之

旨子曰人之一身有氣有血氣血調和百病不生一有拂鬱諸病生焉令正之脈君火鬱於下相火代令侵於上而侮金金衰不能平木木王侮土土弱不能生金故肺脈沈大而結夫肺爲五臟華蓋百脈之宗專司乎氣浮取三菽之重得之則肺得其體今沈滯而結失其綱領何以行氣氣有一息不運氣血有一息不行氣血不勻百脈不能應刻循環凝滯經絡諸病蝟生理必然也病證多端要之不過氣鬱而已丹溪云氣有餘卽是火火鬱則發之故用蘇梗桔梗開提其氣香附撫芎蒼朮神麯解散其鬱貝母化其鬱痰砂仁快其滯氣鬱氣散則金體堅木平水王何慮相火不降也若夫木當夏月成功者退雖王不必專治此用和中湯意也

瑞昌王孫鎭國將軍久患腹痛每飲諸藥不效飲燒酒數杯頓止無能識此病者甲戌孟夏予診治之其脈左寸沈大有力左關弦大而堅時或一駃左尺沈弱無力予曰此乃積血證也彼不信至仲冬其痰大作面紅目碧眼胞浮腫神亂氣促腹痛飲燒酒亦不止是夜診其脈與初診無異惟人迎氣口二脈洪滑侵上知其有欲吐之意投以鹽湯一盞遂大吐吐出血餅大如杯者大如棗栗者各數十兼有白飯清水不雜如筆管者二三條吐訖胸中寬快仍不服藥次日黎明口鼻氣塞四肢厥冷昏不知人心胸間微熱而已予復診幸兩尺猶存根本尙在急以燈火爆其曲池虎口中脘氣海病者略知有痛卽令官人挾坐

勿令睡倒、隨進獨參二服、手足微温、繼用人參湯五錢附子二錢、作理中湯、日與飲之、六脈微見、過七日、方開眼識人、小便始通、卽以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兼服半月、元氣壯實、諸病悉除、○予用此湯諸搢紳閧而問曰、經云、無實實、無虛虛、失血之證、而用補氣之藥、正乃實實虛虛、何也、予曰、此正無實實無虛虛之治。先夜診得肝脈弦大而堅。時或一駃。蓋肝主血。弦大而堅。血有餘也。時或一駃。血積而不行也。肺脈浮大。大者火也。金受火邪。氣弱不能運血也。脾脈微濇。脾主思。思則氣結。上不能生金也。其吐出之物。又皆白飯清水。血成片塊。如棗如條。氣爲不足。既吐之後。以證觀之。血猶有餘。氣愈不足。若不用人參以助其氣。白朮以健其脾。附子以助陽。乾薑以暖血。甘草以和中。則經絡何以開通。血氣何以流行。望其甦也難矣。

瑞昌王旣白之妃、患泄瀉、屢用脾胃門消耗諸藥、四五年不能止、一醫用補中益氣湯、人參三錢、服一月、不泄、忽一日、胸膈脹滿、腹響如雷、大瀉若傾、昏不知人、口氣手足俱冷、渾身汗出如雨、用人參五錢煎湯灌甦、如是者三、病者服久、自覺口中寒、噯、醫者以爲出汗過多、元氣虛弱、于前湯內加人參三錢酸棗仁大附子薄桂各一錢、昏厥尤甚、肌膚如冰、夏暑亦不知熱、二年、計服過人參廿五斤、桂附各二斤、酸棗七十斤至己巳冬、飲食入口、卽時瀉出、腹中卽飢、飢而食、食卽泄、日十數次、身不知寒、目畏燈火、予初診之

六脈全無久診六部來疾去緩有力如石闘其聲倘雄壯脈亦有餘自予斷之乃大鬱火證也以黃連入平胃散與之飲藥少頃熟睡二時不索食不泄瀉飲五日方知藥味甘苦既用通元二八丹與湯藥間服一月飲食調和其病遂愈○予用前藥衆皆驚曰久瀉之病飲下即出六脈俱無虛弱極矣先生言六脈有餘而用黃連寒苦之物止瀉實吾輩所不知也予曰此乃亢極之病火極似水若以為虛弱而用補藥是抱薪救火矣衆曰既云是火則火能化物今食物不化何也予曰譬之銃砲先已有藥在內遇火即時充出書有曰胃中有熱難停食正合此也果是虛弱之證前已用過參附等藥數十斤而不愈耶予以黃連四錢為君以瀉火熱用平胃散為脾胃之引因此病火勢甚烈不可偏用苦寒之黃連兼用蒼朮四味之溫以緩治之此所以用平胃而效也

揚郡一少婦年十九稟賦怯弱庚辰春因患瘵疾臥榻年餘首不能舉形瘦如柴髮結若氈起便皆賴人扶一粒不嘗者五月日惟啖甘蔗汁而已服滋陰降火藥百貼不效有用人參一二錢者輒喘脹不安莫能措手予診其脈六部俱軟弱無力知其脾困久矣以補中益氣湯加減治之而人參更加倍焉服二劑遂進粥二盞雞蛋二枚後以强筋健體之藥調理數月飲食步履如常瘵證悉除○或問曰諸人皆用滋陰降火公獨用補中益氣何不同如此也予曰瘵因內臟不足治在陽明陽明者胃也胃為五臟六腑之

海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痿由陽明之虛而然陽明胃土不能生金則肺金熱不能榮養一身脾虛則四肢不能爲用茲以人參爲君黃耆白朮等藥爲佐皆健脾土之藥也土健則能生金金堅而痿自愈矣此東垣第一治法也又問向用人參一二錢便作喘脹今倍用一二錢又加以諸補氣藥而不喘脹何也予曰五月不食六脈弱甚是邪氣太盛元氣太衰用些須參猶一杯水救車薪之火不惟不勝而反爲其所制其喘脹也宜矣予倍加參者如以大軍摧大敵豈有不剿除者哉

瑞昌王孫毅齋年五十二素樂酒色癸酉九月初夜起小解忽倒地昏不知人若中風狀目閉氣粗手足厥冷身體强硬牙關緊閉諸醫有以爲中風者有以爲中氣中痰者用烏藥順氣散等藥俱不效又有作陰治者用附子理中湯愈加痰響五日後召予診治六脈沈細緊滑愈按愈有力其兄宏道問曰此何病予曰寒濕相搏痓證也痓屬膀胱當用羌活勝濕湯主之先用稀涎散一匕吐痰一二碗昏憒卽醒隨進勝濕湯六劑全愈以八味丸調理一月精氣復常○宏道曰病無掉眩知非中風然與中氣中痰夾陰三者觀之似亦無異先生獨以痓病名之夫痓病緣寒濕而成吾宗室之家過于厚暖有之寒濕何由而得痓病何由而成予曰運氣所爲體虛者得之本年癸酉戊癸化火癸乃不及之火也經曰歲火不及寒水侮之至季夏土氣太旺土爲火子子爲母復仇土來制水七月八月主氣是濕客氣是水又從寒水之氣

水方得令不伏土制是以寒濕相搏太陽氣鬱而不行其證主脊背項强卒難回顧腰似折項似拔乃膀胱經痓病也宏道曰痓病緣寒濕而成烏藥順氣等藥行氣導痰去濕者也附子理中湯去寒者也諸人用二藥俱不效先生用勝濕湯而諸證頓除何取效之速如是予曰識病之妙貴在認得脈體形證用藥之妙全在理會經絡運氣脈證相應藥有引經毋伐天和必先歲氣何慮不速效耶夫脈之六部俱沉細緊滑沉屬裏細爲濕緊爲寒中又有力而滑此寒濕有餘而相搏也若虛脈之證但緊細而不滑諸醫以爲中風風脈當浮今脈不浮而沈且無掉眩等證豈是中風以爲中氣中痰痰氣之脈不緊今脈緊而體强直亦非中氣中痰此正痓病詩云强直反如弓神昏似中風痰流唇口動瘈瘲與癇同今體强直堅硬脈沈緊細而滑非痓而何前用烏藥附子理中湯去寒不能去濕去濕不能去寒又不用引經藥何以取效若勝濕湯藁本羌活乃太陽之主藥通利一身百節防風蔓荆能升上下之濕獨活散少陰腎經之寒寒濕既散病有不瘳者乎

石城王福獻之妃癸酉六月受孕偶患泄瀉府中有知醫者用淡滲之藥止之自後每月泄三五日有作脾泄者用參苓白朮散之類二三服亦止然每月必泄五七次至次年三月生產後連泄半月日夜八九次諸藥不效驚惶無措召予治之診得兩寸尺俱平和惟兩關洪大有力予曰此暑病也以黃連香茹飲

治之一劑減半再劑全愈惟肝脈未退又用通元二八丹調理半月後平復○王曰妃患泄近一載諸醫未有言暑者公獨言暑何見也予曰見之于脈兩關浮而洪大有力故知為暑泄也王曰脈經云風脈浮暑脈虛今洪大有力非虛也何以斷暑予曰暑傷氣初感即發其邪在肺皮膚衛氣受病故脈虛自去年六月至今將十月矣其邪自表入裏蘊畜日久而暑熱日深故其脈洪大而有力王曰暑病固矣公斷非產後之病又何見也予曰產脈見於尺寸尺寸既平於產何干況病患于未產前非產病益明矣王曰諸醫用藥止效一時而不能除根何也予曰諸藥有分利者有補養者各執己見未得其源也其源在暑若用暑藥豈有不除根者哉

王孫章湖壯年戊寅七月鬧秋收忙迫飢食二雞子酒數杯時因惱怒至暮風雨大作又當風沐浴夜半身熱寒戰腰背脊強胸滿腹痛一醫用五積散發汗身涼戰止惟頭額肚腹大熱又服柴苓湯半月不愈大便雖去不去每出些須即時作痛又用大黃下三五行病仍不減反加胃寒吐逆飲食入口即吐吐時頭汗如雨至頸而還四肢或厥冷或發熱大便一日二三次小便如常飲食不進者四十餘日亦不知飢形瘦日甚其父洪山殿下召予診治左手三部俱平和無恙惟大腸與脾胃脈俱沈緊按之則大時一結堅牢者力推之不動按之不移予曰此氣裹食積也下之則愈先以紫霜丸二十一粒溫水送下二時不

勤又進七丸約人行三五里腹始鳴下如血餅者五六塊血水五七升隨腹飢索食以清米飲薑汁炒鹽少許一二杯與之神氣頓生次早復診右寸關脈豁然如左以平胃合二陳湯日服一劑後用補中益氣湯加麥冬砂仁使晨服六味地黃丸調理不一月全愈○洪山曰吾兒之病外感內傷兼有前醫用汗藥已愈但胸腹痛甚及下後反增胃寒見食卽吐米粒久不下惟啜清酒米飲是下非所宜矣先生復下之而愈何也予曰有見於脈耳左手三部和平是無外證右手寸關沉緊而結堅牢不動不移脈訣云下手脈沉便知是氣沉而有力者爲積沉緊爲寒爲痛自脈斷之陽明經當有堅積也書又云食積發熱夜熱晝涼頭額肚腹最甚胃中積熱蒸蒸頭汗至頸而還自外證觀之陽明有積甚明矣洪山曰先生論積固當前醫用小承氣湯下之不惟不能去積而反加胸悶不食何也予曰殿下先因氣裹飲食後復外感風寒當日若用香蘇散一劑有紫蘇葉散去表寒有香附陳皮內行氣滯表解食消豈不兩全乃用五積散雖有麻黃散寒而當歸等藥又補住食積故胸腹愈痛至於大小承氣尤爲未當小承氣去胃中之邪熱大承氣去陽明之燥糞今殿下非邪熱燥糞蓋邪熱燥糞乃寒邪自表入裏積熱之毒搏結陽明大腸中原有之糞成塊成燥必遇大黃之寒而邪熱始散得朴硝之鹹而堅積始鎔此大小承氣湯之主治也若殿下乃有形之物自外得之者且雞蛋性冷而滯食時遇惱爲氣所裹又加以沐浴受寒氣與食在內寒

邪在外。包裹堅固。其勢有不易消者。夫欲解散寒邪。消化食積。非温熱之藥不可。食得熱則行。得冷則凝。今不用温熱。而反以寒涼治之。則寒勢愈滋。食積愈堅。胸膈愈滿矣。紫霜丸有巴霜之大熱。以化寒凝。杏仁之辛熱。以破痰氣。代赭石赤石脂之重墜。以鎮定臟腑真氣。兼之巴霜之性。走而不守。何慮堅不化積不除。堅積去則飲食自進。元氣復而病自痊矣。

方十一首

四神散

香附一錢 烏藥一錢 蘇梗五分 甘草三分 撫芎三分 白芷五分 加當歸二分 白朮三分 神麯三分 水煎服

壯真五和丸

香附醋炒二兩 烏藥一兩 漢防己五錢 歸身二兩 白芍酒炒二兩 熟地酒煮爛四兩 續斷四兩 甘草五錢 秦艽一兩 藿香一兩 白茯苓一兩 山藥二兩 砂仁五錢 蜜丸服

梔子湯

山梔仁薑汁浸一宿晒乾炒黑色 研極細末。用人參二分。麥冬一錢。烏梅二個。沖湯調梔仁末二茶匙服。

順氣養榮湯

當歸八分 南芎六分 生地一錢二分 白芍酒炒一錢 陳皮六分 甘草五分 香附醋炒一錢 烏藥五分 山梔薑汁炒黑五分 蘇梗五分 黃芩酒炒八分 枳殼五分 青皮五分、因大便燥結、加黃芩枳殼、白水煎服、

滋腎飲

厚黃柏三錢 青鹽一錢 升麻一錢、水五椀煎湯、頻頻漱之嚥下、

暢衛舒中湯

香附醋炒八分 蘇梗五分 蒼朮泔浸八分 貝母八分 連翹去心五分 撫芎六分 神麯炒一錢 沙參一錢 桔梗四分 南木香半分 大劑煎、徐徐呷之、

加減補中益氣湯

人參一錢 黃耆八分 歸身八分 陳皮六分 白朮八分 甘草五分 澤瀉六分 黃柏五分 牡丹皮六分 水煎服、

越鞠湯

香附醋炒一錢 蘇梗六分 連翹六分 蒼朮八分 神麯一錢 甘草三分 桔梗四分 黃芩八分 枳殼五分 山梔六分 撫芎六分 水煎服、

暢中湯

香附八分 蒼朮一錢 神麯三錢五分 撫芎七分 黃芩八分 枳殼三分 蘇梗五分 甘草三分 薑一片、棗二枚、水煎服、

暢衛豁痰湯

蘇梗四分桔梗四分香附五分連翹三分前胡六分撫芎六分赤芍六分貝母五分蒼朮四分　水煎服、

和中暢衛湯

蘇梗五分香附一錢醋炒撫芎八分桔梗六分蒼朮八分、神麴一錢麥炒　貝母八分砂仁三分研碎、連翹六分去子尖　薑三片、水煎服、

易思蘭先生醫按十六則、從莫逸漁得之藏笥中十餘年、偶檢帙再讀、耳目爲之一新。念世流拘守規繩。不識變通。縱有饒出一奇、不過久寒用熱、久熱用寒、久瀉用補、久補用瀉、四法而已、雖然暫快一時。爲害彌深。甯似先生眞際理諦精詳縝密據脈以求因不隨證轉循因而獨斷徹見理原眞有綱維在手。超乎世法者矣。讀之可以開人心眼特授諸梓、以公同好、時丁巳長至後也、連夾速貧賣李成畫卷、刻附醫按種子之末、錢塘盧復稽首記、

故人所作醫案審因辯證察脈定方咸有精義若夫分析疑似直指疾之所由生與其所傳變而歷歷若洞見藏府虛實則易思蘭自紀十八案尤爲明暢先哲謂讀之可以開人心眼豈過譽哉又嘗讀沈宜民之論謂易氏醫案大概以天之六淫合人身之六鬱而成病故其要法以開鬱爲先務而補益後焉其用藥以川芎神麴香附蒼朮蘇梗枳殼桔梗甘草八味爲樞要如所定四神散暢衛舒

中順氣養榮諸湯劑雖加減各殊而大要本之古越鞠一方以此知古人用藥各從一綱悟入不拘牽昔人成法云云此條議論能抉昔人明言之義而顯示之以爲後學金針所益[illegible][illegible]後因節錄其語記焉

乾隆乙酉正月十九日乙丑胥山王琦跋

